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文選卷四十五

六

詳校官庶吉士臣汪彥博

助教臣常循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編修臣勵守謙

謄錄監生臣劉贊化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卷四十五

梁蕭統編

唐李善註

對問

對楚王問

宋玉

楚襄王問於宋玉曰先生其有遺行與

遺行可遺棄之行也韓詩外傳

子路謂孔子曰夫子尚有遺行乎奚居之隱何士民衆庶不譽之甚也宋玉

對曰唯然有之願大王寬其罪使得畢其辭客有歌於
郢中者其始曰下里巴人國中屬而和者數千人其為
陽阿薤露國中屬而和者數百人其為陽春白雪國中
屬而和者不過數十人引商刻羽雜以流徵國中屬而
和者不過數人而已是其曲彌高其和彌寡故鳥有鳳
而魚有鮪

曾子曰聞諸夫子曰羽蟲之精者曰鳳鱗蟲之精者曰龍淮南子曰孟春之月其蟲鱗許

慎曰麟龍之屬也

鳳凰上擊九千里絕雲霓負蒼天足亂浮雲
翺翔乎杳冥之上夫蕃籬之鷄豈能與之料天地之高

哉鯢魚朝發崑崙之墟

爾雅曰河出崑崙墟色白郭璞曰墟山下基也

暴鬚於

碣石算宿於孟諸

孔安國尚書傳曰碣石海畔山

夫尺澤之鯢豈能與

之量江海之大哉

尺澤言小也

故非獨鳥有鳳而魚有鯢也

士亦有之夫聖人瑰意琦行超然獨處世俗之民又安知臣之所為哉

設論

答客難

東方曼倩

漢書曰朔上書陳農戰強國之計推意枚蕩終不見用因著論設客難已

用位卑以
自慰諭

客難東方朔曰蘓秦張儀壹當萬乘之主而身都卿相之位

如淳曰都謂居也

澤及後世今予大夫修先王之術慕聖

人之義諷誦詩書百家之言不可勝記著於竹帛唇腐

齒落服膺而不可釋

禮記曰回之為人也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不失之矣

好學

樂道之效明白甚矣自以為智能海內無雙則可謂博

聞辯智矣然悉力盡忠以事聖帝曠日持久積數十年

官不過侍郎位不過執戟

史記韓信曰臣事項王官不過侍郎位不過執戟

意

者尚有遺行耶

遺行已見上文也

同胞之徒無所容居其故何

也

蘇林曰音胞胎之胞言親兄弟也

東方先生喟然長息仰而應之曰

是故非子之所能備彼一時也此一時也豈可同哉

孟子

謂充虞曰彼一是也此一時也

夫蘇秦張儀之時周室大壞諸侯不朝

力政爭權相擒以兵

慎子曰惜周室之衰也厲王擾亂天下諸侯力政人欲獨行以相兼

并為十二國未有雌雄

張晏曰周千八百國在者十二謂魯衛齊宋楚鄭燕趙韓魏秦

中山春秋孔演圖曰天運三百歲雌雄代起

得士者強失士者亡故說得行

焉

孔叢子子思謂曾子曰今天下諸侯方欲力爭競招英雄以自輔翼此乃得士則昌失士則亡之秋也

身處尊位珍寶充内外有倉廩

蔡邕月令章句曰穀藏曰倉米藏曰廩

澤

及後世子孫長享今則不然聖帝德流天下震懼諸侯

賓服連四海之外以為帶安於覆孟

韓詩外傳曰君子之居也安如覆盂

孟與杆同音干

天下均平合為一家動發舉事猶運之掌賢與

不肖何以異哉

列子曰楊朱見梁惠王言治天下猶運之掌禮記子曰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

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

遵天之道順地之理物無不得其所故綏

之則安動之則苦尊之則為將卑之則為虜抗之則在青雲之上抑之則在深淵之下用之則為虎不用則為

鼠雖欲盡節効情安知前後夫天地之大士民之衆竭

精馳說並進輻湊者不可勝數

文子曰羣臣輻湊

悉力慕之困

於衣食或失門戶

言上書忤旨或破誅戮

使蘓秦張儀與僕並生

於今之世曾不得掌故安敢望侍郎乎

應邵漢書注曰掌故百石吏主

故事者

傳曰天下無害雖有聖人無所施才上下和同雖

有賢者無所立功故曰時異事異

韓子曰文王行仁義而王天下偃王行仁

義而喪其國故曰時異則事異

雖然安可以不務修身乎哉詩曰鼓鍾

于宮聲聞于外鶴鳴九臯聲聞于天

毛詩小雅文也毛萇曰有諸中必見

於外也又曰卑澤也

苟能修身何患不榮太公體行仁義七十有

二乃設用於文武得信厥說封於齊七百歲而不絕

說苑

鄒子說梁王曰太公年七十而相周九十而封齊

此士所以日夜孳孳修學敏

行而不敢怠也

孟子曰鷄鳴而起孳孳為善舜之徒也

譬若鷽鷽飛且鳴

矣

毛詩曰題破鷽鷽載飛載鳴毛萇曰題視也

傳曰天不為人之惡寒而輟

其冬地不為人之惡險而輟其廣君子不為小人之凶

匈而易其行天有常度地有常形君子有常行君子道

其常小人計其功詩云禮義之不愆何恤人之言

皆孫卿子

文
水至清則無魚人至察則無徒冕而前旒所以蔽明

黈纁充耳所以塞聰

皆大戴禮孔子之辭也薛綜東京賦注曰黈纁以黃綿為凡懸冠兩

邊當耳不欲聞不患之言也

明有所不見聰有所不聞舉大德赦小

過無求備於一人之義也

論語曰仲弓為季氏宰問政子曰先有司赦小過舉賢才

尚書曰與人弗求構檢身若不反

枉而直之使自得之優而柔之使自

求之揆而度之使自索之

皆大戴禮孔子之辭也家語亦同王肅曰雖當直枉從容

使自得也優寬和柔之使自求其宜也揆度其法以開視之使自索得也趙岐孟子注曰使自得其本善性也

蓋聖人之教化如此欲其自得之自得之則敏且廣矣

今世之處士時雖不用塊然無徒廓然獨居上觀許由

下察接輿計同范蠡忠合子胥

史記曰句踐之棲會稽范蠡令界辭厚禮以遺

吳後欲伐吳句踐復問蠡蠡曰可矣遂滅之

天下和平與義相扶寡偶少徒

固其宜也子何疑於子哉若夫燕之用樂毅秦之任李

斯酈食其之下齊

史記曰樂毅去趙適魏聞燕昭王好賢樂毅為魏昭王使於燕燕時以禮

待之遂委質為臣下又曰秦卒用李斯計謀竟并天下以斯為丞相漢書酈食其謂上曰臣說齊王使為漢而稱東藩上曰善乃說齊齊王田廣以為然乃罷歷下守戰之備說行如流曲從如環所

欲必得功若丘山海內定國家安是遇其時者也子又

何怪之邪語曰以管窺天以蠡測海以筵撞鍾豈能通

其條貫考其文理發其音聲哉

服虔曰筵音管張晏曰蠡瓢也文穎曰筵音

庭莊子曰魏牟謂公孫龍曰乃規規而求之以察索之以辯是直用管窺天用錐指地不亦小乎說苑趙襄子

謂子路曰吾嘗問孔子曰先生事七十君無明君乎孔子不對何謂賢邪子路曰建天下之鳴鍾撞之以筵豈

能發其音聲哉由是觀之譬由鼃鼃之襲狗孤豚之咋虎至則

靡耳何功之有

如淳曰鼃音精服虔曰鼃音劬李延爾雅注曰鼃鼃一名奚鼠應之風俗通曰

按方言豚豬子也今人相罵曰孤豚之子是也說文曰靡爛也靡與靡古字通也

今以下愚而

非處士雖欲勿困固不得已此適足以明其不知權變

而終於大道也

解嘲

并序

揚子雲

哀帝時丁傅董賢用事

漢書曰定陶丁姬哀帝母也兄明為大司馬又曰孝哀傅皇后

哀帝即位封后父晏為孔鄉侯

諸附離之者起家至二千石

漢書音義莊子曰附

離不以膠漆

時雄方草創太玄有以自守泊如也人有嘲雄

以玄之尚白

服虔曰玄當黑而尚白將無可用

雄解之號曰解嘲其辭

曰客嘲揚子曰吾聞上世之士人綱人紀不生則已

尚書

先王肇修人紀孔安國曰修為人綱紀也孔叢
子子魚曰丈夫不生則己生則有云為於世也生必上

尊人君下榮父母析人之珪儋人之爵懷人之符分人

之祿

說文曰修荷也應劭曰文帝始與諸王竹使符

紆青拖紫朱丹其轂

東觀漢記

曰印綬漢制公侯紫綬九卿青綬漢書曰吏二千石朱兩轡

今吾子幸得遭明盛之

世處不諱之朝與羣賢同行厯金門上玉堂有日矣

應劭

曰待詔金馬門晉灼曰黃圖有大玉堂小玉堂

曾不能畫一竒出一策上說人

主下談公卿目如耀星舌如電光一從一橫論者莫當

史記秦王曰知一從一橫其說何

顧默而作太玄五千文枝葉扶疎獨

說數十餘萬言

以樹喻文也說文曰扶疎四布也

深者入黃泉高者出

蒼天大者含元氣細者入無間

春秋命歷序曰元氣正天地八卦孳無間言至

微也淮南子曰出入無間

然而位不過侍郎擢纔給事黃門

蘇林曰擢之纔

為給事黃門不長作

意者玄得無尚白乎何為官之拓落也

拓落猶連

落不諧偶也

揚子笑而應之曰客徒朱丹吾轂不知一跌將

赤吾之族也

廣雅曰跌差也赤謂誅滅也

往者周網解結羣鹿爭逸

服虔曰鹿喻在爵位者

離為十二合為六七

十二國已見上文張晏曰謂齊燕楚韓趙

魏為六就秦為七

四分五剖并為戰國

晉灼曰此直道其分離之意耳鄒陽傳云濟北

四分五裂之國也

士無常居國無定臣得士者富失士者貧

春秋

保乾圖曰得士則安失士則危

矯翼厲翮恣意所存故士或自盛以橐

或鑿坏以遁

服虔曰范雎入秦藏於橐中史記王稽辭魏去竊載范雎入秦至湖見車騎曰為誰

王稽曰穰侯范雎曰此恐尋我我寧匿車中有頃穰侯過淮南子曰顏闔魯君欲相之而不肯使人以幣先焉鑿坏而逃之

是故鄒衍以頡頏而取世資

應劭曰齊人著書所言多

坏音來切

大事故齊人號談天鄒衍事齊至卿藪林曰頡音提挈之挈頡頏奇怪之辭也鄒衍著書雖奇怪尚取世以為資而已為之師也言資

孟軻雖連

去聲

蹇猶為萬乘師

林

以避下文也頡音浪切

曰連蹇言語不便利也趙岐孟子章指

曰滕文公尊敬孟子若弟子之問師

今大漢左東海

應劭曰會稽東海也

右渠搜

服虔曰連西戎國也應邵曰禹貢析支渠搜屬雍州在金城河間之西

前番禹

應劭曰南海郡張晏曰南越王都也蘇林曰番音潘

後椒塗

應劭曰漁陽之北界東

南一尉

如淳曰地理志云在會稽

西北一候

如淳曰地理志曰龍門陽關有侯也

徽

以糾墨制以鎖鐵

服虔曰制縛束也應劭曰束以繩徽弩之徽說文曰糾三合繩也又曰墨

索也羊公傳曰不忍加之鉄錯何休注曰斬腰之刑也音質

散以禮樂風以詩書曠

以歲月結以倚廬

應劭曰漢律以為親行三年服不得還舉結為倚廬以結其心左氏傳曰

齊晏桓子卒晏嬰

天下之士雷動雲合魚鱗雜襲咸營

于八區

史記蒯通曰天下之士雲合霧集魚鱗雜還逶迤合切

家家自以為稷契

人人自以為臯陶

尚書帝曰俞咨禹汝平水土惟時懋哉禹讓於稷契暨臯陶

戴繼

垂纓而談者皆擬於阿衡

鄭玄儀禮注曰繩與縱同縱所氏切詩曰商惟阿衡左右

商王毛萇曰阿衡伊尹也

五尺童子羞比晏嬰與夷吾

孫卿子曰仲尼之門五尺

重子羞言五伯

當途者升青雲失路者委溝渠旦握權則為卿

相夕失勢則為匹夫譬若江湖之崖渤澥之島乘鴈集

不為之多雙鳬飛不為之少

方言曰飛鳥曰雙四雁曰乘

昔三仁去

而殷墟二老歸而周熾

三仁微子箕子比干孟子曰伯夷避紂居北海之濱聞文王作

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二老者天下之大老也

子胥死而吳亡種蠡存

而越霸

史記曰吳既誅子胥遂伐齊越王句踐襲殺吳太子王聞乃歸與越平越王句踐遂滅吳又曰

越王句踐逐國奉國政屬大夫種而使范蠡行成爲質與吳後越大破吳也

五殺入而秦喜

樂毅出而燕懼

史記曰百里奚亡秦走宛秦繆公聞百里奚欲重贖之恐楚不與請以五殺皮

贖之楚人許與之繆公與語國事繆公大說又曰樂毅伐齊破之燕昭王死子立爲燕惠王乃使騎劫代將而

召毅毅畏誅遂西奔趙惠王恐趙用樂毅以伐燕也

范雎以折摺而危穰侯

危穰侯已

見李斯上書折摺已見鄒陽上書晉灼曰摺古拉字也力谷切

蔡澤以噤吟而笑唐舉

史記曰唐舉見蔡澤熟視而笑曰吾聞聖人不相殆先生乎韋昭曰噤欺稟切吟疑甚切

故當其有

事也非蕭曹子房平勃樊霍則不能安當其無事也章

句之徒相與坐而守之亦無所患故世亂則聖哲馳驚

而不足世治則庸夫高枕而有餘

說苑曰管仲庸夫也桓公得之以為仲父

漢書賈誼曰陛下高枕終無山東之憂焚

辭曰堯舜皆有舉任兮故高枕而自適夫上世之士

或解縛而相或釋褐而傳

左氏傳曰晉鮑叔帥師來言曰子糾親也請屠討之管召

雖也請受而甘心焉乃殺子糾於生竇召忽死之管仲請囚鮑叔受之及堂阜而脫之歸而以告曰管夷吾治

於高侯使相可也公從之墨子曰傳說被或倚夷門而

笑

應劭曰侯嬴也秦伐趙趙求救魏無忌將百餘人往過嬴嬴無所試更還見嬴嬴笑之以謀告無忌韋昭

曰笑人不

或橫江潭而漁

服虔曰漁父也

或七十說而不遇

應

曰孔丘也已見東方朔答客難

或立談而封侯

史記曰虞卿說趙孝成王再見為趙上卿故號

為虞卿譙周曰食邑于虞也

或枉千乘於陋巷

呂氏春秋曰齊桓公見小臣稷一日三至

弗得見從者曰萬乘之主見布衣之士一日三至而不得見亦可以止矣桓公曰不然士傲爵祿者因輕其主

君傲霸王者亦輕其士從夫子傲爵祿吾庸敢傲霸王乎

或擁篲而先驅

擁篲鄒衍也七略曰

方士傳言鄒子在燕其游諸侯畏之皆郊迎擁篲也

是以士頗得信其舌而奮其

筆室隙蹈瑕而無所詘也

李奇曰君臣上下有瑕隙非離之漸則可抵而取之室竹

栗切當今縣令不請士郡守不迎師羣卿不揖客將相不

俛眉言奇者見疑行殊者得辟

言世尚同而惡異爾雅曰辟罪也行趨步也行

胡唐切 是以欲談者卷舌而同聲欲步者擬足而投跡不

敢奇異也故欲談者卷舌不言待彼發而同其聲欲行

者擬足不前待彼行而投其跡也周易曰子曰同聲相

應莊子曰多物嚮使上世之士處乎今世策非甲科史記

曰歲課甲科為郎中乙科為行非孝廉舉非方正獨可

太子舍人然甲科為第一言抗

抗疏時道是非高得待詔下觸聞罷又安得青紫疏有

所觸犯者帝報以聞而罷之言不任用也且吾聞之炎炎者滅隆隆者絕觀

雷觀火為盈為實如淳曰周易云雷雨之動滿盈滿水也雷極則為水火之光炎炎不可久

久亦消滅為天收其聲地藏其熱高明之家鬼瞰其室

李奇曰鬼神害盈而福謙

攫拏者亡默默者存位極者高危自守者

身全是故知玄知默守道之極

淮南子曰天道玄默無容無則

爰清爰

靜游神之庭

老子曰知清知靜為天下正

惟寂惟漠守德之宅

莊子曰恬

淡寂漠虛無無為此道德之質也

世異事變人道不殊彼我易時未知

何如

李奇曰或能勝之

今子乃以鵠梟而笑鳳凰執蠃蜳而嘲

龜龍不亦病乎

孫卿雲賦曰以龜龍為蠃蜳鵠梟為鳳皇說文曰在壁曰蠃蜳在草曰蜳蜳蜳

為典切蜳徒顯切

子之笑我玄之尚白吾亦笑子病甚不遇俞

跗與扁鵲也悲夫

史記中庶子謂扁鵲曰臣聞上古之時醫有俞跗醫病不以湯液法言曰

扁鵲虛人而善醫跗音附

客曰然則靡玄無所成名乎

論語曰君子去仁惡乎成

名范蔡以下何必玄哉揚子曰范雎魏之亡命也折脅

摺髀免於徽索

痺蒼曰髀腰骨也口亞切

翕肩蹈背扶服入橐

孟子曰脅

肩詬笑劉熙曰脅肩悚體也入橐已見上文

激印萬乘之主介涇陽抵穰侯

而代之當也

如淳曰激印怒也善曰史記曰范雎至秦上書因感怒昭王乃免相國逐涇陽君於

闕外又曰秦昭王母宣太后長弟曰穰侯姓魏名冉昭王同母弟曰涇陽君蘇林曰介者間其兄弟使疎也說

文曰抵側擊也音紙

蔡澤山東之匹夫也頤頤折頤涕唾流沫西

揖彊秦之相搯其咽而亢其氣捫其背而奪其位時也

韋昭曰面上曰頰欺甚切史記曰蔡澤聞應侯內慙乃西入秦應侯使人召蔡澤蔡澤入則揖應侯應侯延入坐數日言於秦昭王曰客有從山東來者曰蔡澤其人辯士昭王與語悅之應侯請歸相印遂拜蔡澤為相說

文曰頰鼻莖也沫酒面也廣雅曰咽噬也噬音益

天下已定金草已平都於洛

陽

禮記子夏曰三年之喪卒金革之事婁敬委輅脫輓無避也禮輿漢書曰高祖西都洛陽

掉三寸之舌建不拔之策舉中國徙之長安適也

漢書

敬戎隴西過洛陽高帝在焉敬脫輓曰臣願見上言便宜又說上曰陛下都洛陽不便不如入關據秦之固是日車駕西都長安應劭曰輅謂以木當胸以輓車也論語摘輔像曰子貢掉三寸之舌動於四海之內

五

帝垂典三王傳禮百世不易叔孫通起於枹鼓之間解

甲投戈遂作君臣之儀得也

左氏傳曰援枹而鼓漢書叔孫通曰臣願徵魯諸生

弟子共起朝儀也

呂刑靡敝秦法酷烈

尚書呂命序曰穆王訓夏贖刑禮記曰國家靡

敝鄧展曰靡音靡

聖漢權制而蕭何造律宜也

漢書曰相國蕭何据撫秦法取

其宜於時者作律九章

故有造蕭何之律於唐虞之世則慳矣

服虔

曰慳猶繆也慳布述切慳或作繆

有作叔孫通儀於夏殷之時則惑矣

有建婁敬之策於成周之世則繆矣

左氏傳曰召公糾合宗族於宗周

有談范蔡之說於金張許史之間則狂矣

金曰碑張安世許廣漢史

恭史高也

夫蕭規曹隨留侯畫策陳平出奇功若泰山響若

抵隤

應劭曰天水有大坂名曰隤抵其山堆傍著崩落作聲聞數百里故曰抵隤抵丁禮切韋昭曰抵音

若是理之是字書曰巴蜀名山堆落曰抵韓子曰泰山之功長立於國家日月之名久著於天地雖其

人之膽智哉亦會其時之可為也故為可為於可為之

時則從為不可為於不可為之時則凶若夫蘭生收功

於章臺

晉灼曰相如獻璧於此臺

四皓采榮於南山

四皓已見上文采榮采取榮名

也公孫創業於金馬驃騎發跡於祁連

孟康曰公孫弘對策於金馬門

史記曰弘至太常對策為第一拜為博士又曰驃騎將軍霍去病擊匈奴至祁連山捕首虜甚多

司馬

長卿竊賢於卓氏東方朔割炙於緡君

史記曰文君夜亡奔相如卓王

孫不得已分子文君僮百人錢百萬為富人居漢書曰
伏日詔賜從官肉太官丞日晏不來東方朔獨拔劔割
去太官奏之上曰先生起自責也朔曰受賜不待詔何
無禮也拔劔割肉亦何壯也割之不多又何廉也歸遺
細君又何仁也上笑曰使先生自責乃反自譽復
賜酒一石肉百觔歸遺細君割炙割損其炙也僕誠
不能與此數子並故默然獨守吾太玄

答賓戲

并序

班孟堅

永平中為郎典校祕書專篤志於儒學以著述為業或
譏以無功

項岱曰或有識班固雖篤志博學無功勞於時仕不富貴也

又感東方朔

揚雄自喻以不遭蘓張范蔡之時曾不折之以正道明

君子之所守故聊復應焉其辭曰賓戲主人曰蓋聞聖

人有一定之論烈士有不易之分

項岱曰謂庖義堯舜文王周公孔子也論

論道化也一定五經垂之萬世后人不能改也分決也謂許由巢父伯成子高夷齊吳札志自然之決不可變易也善曰淮南子曰士有

一定之論女有不易之行

亦云名而已矣

如淳曰唯貴得名耳故

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

左氏傳叔孫豹之辭也

夫德不得後身

而特盛功不得背時而特彰

言德以潤身而功以濟世故德不得後其身而特盛

功不得背其時而獨彰言貴及身與時也

是以聖哲之治棲棲遑遑

言貴及時故不

避棲遑之弊也棲
遑不安居之意也孔席不暝墨突不黔

韋昭曰暝溫也言坐不暝席也

天子曰墨子無黔突孔子無暝席非以貪祿慕位欲起天下之利除萬民之害也小雅曰黔黑也巨炎切

此言之取舍者昔人之上務著作者前列之餘事耳

德列

曰取者施行道德也舍者守靜無為也今吾子幸游帝王之世躬帶紱冕

之服師古曰帶大帶冕冠也項岱曰冕服三公卿大夫之服也浮英華湛道德英華草木

之美故以喻帝德也浮沉言其洋溢可游咏也禮斗威儀曰帝者德其英華湛古沈字或為耽於義雖同非古

文響龍虎之文舊矣孟唐曰響被也蘓林曰謂被龍虎之衣也易曰大人虎變其文炳言

文章之盛久也也響莫版切卒不能攄首尾奮翼鱗項岱曰攄舒也振翼鱗皆為飛龍振

拔淦塗跨騰風雲

說文曰淦濁水不流也塗流也

使見之者影駭聞之

者響震

言見之者雖影而必駭聞之者雖響而必震言驚懼之甚不俟形聲也蒼頡篇曰駭驚也爾雅

曰震懼也

徒樂枕經籍書紆體衡門上無所蒂下無所根

章昭

曰蒂都計切

獨據意乎宇宙之外銳思於毫芒之內

項岱曰毫毛也

芒毛之顛秋也

潛神默記緼以年歲

如淳曰緼音巨竟之巨方言曰緼竟也古鄧切晉灼

曰以巨為緼

然而器不賈於當已用不効於一世

劉德曰賈音離也賈音

雖馳辯如濤波

如淳曰潮水之激者為濤波

擣藻如春華

韋昭曰擣布也

敎施切藻水草之有文者鹽鐵論曰文學繁於春華

猶無益於殿最也

漢書音義曰上功曰

最下功
曰殿

意者且運朝夕之策定合會之計使存者顯號

亡者美諡不亦優乎主人適爾而笑曰

項岱曰適寬舒
顏色之貌也讀

作若賓之言所謂見世利之華闇道德之實守突與之

燐燭未仰天庭而覩白日也

應劭曰爾雅曰西南隅謂
之與東南隅謂之突字林

曰突一平切
燐小光也

曩者王塗蕪穢周失其馭

項岱曰周王失
牧御之化也

侯伯方軌戰國橫騖

項岱曰方併也軌轍也東西交馳
謂之騖七國爭彊車既併轍騎復

橫於是七雄虓闕分裂諸夏龍戰虎爭

晉灼曰詩云闕
如虓虎項岱曰

龍以喻人君周易曰龍戰於野其
血玄黃虎以喻猛力爭不以任也

遊說之徒風飈電激

並起而救之其餘疾飛景附霄煜其間者蓋不可勝載

韋昭曰颶風之聚猥者也音危晉灼曰颶兩之颶說大燥火飛也歲與燥古字通並必遙切霄煜光明之貌

也雪炎韓切當此之時搦朽摩鈍鈐刀皆能一斷韋昭曰搦

摩也女握切韓詩外傳陳銳謂宋燕曰鈐刀畜之而于將用之不亦難乎是故魯連飛一矢

而蹶千金魯連已見上文虞卿以顧盼而捐相印史記曰秦

昭王遺趙王書持魏齊頭來魏齊亡出見趙相虞卿虞卿度趙王終不可說乃解其印與魏齊間行夫啾

發投曲感耳之聲項岱曰啾曰吟也合之律度淫翹而

不可聽者非韶夏之樂也李奇曰淫繩不正也因勢合變遇時之

容

項岱曰容宜也或因際會之勢合變請之事遇時偶變得容也本遇多為偶容多為會

移風易

俗乖迂而不可通者非君子之法也及至從人合之衡

人散之

章昭曰從人合之助六國者衡人散之佐秦者也

亡命漂說羈旅騁辭

項岱曰委君之徒謂之亡命謂亡君命也善曰左傳陳敬仲曰羈旅之臣杜預曰羈寄也旅客也

商鞅

挾三術以鑽孝公

服虔曰王霸富國強兵為三術

李斯舊時務而要始

皇

項岱曰奮發也時務謂六國更相攻伐爭為雄伯之務

彼皆躡風塵之會履顛

沛之勢

項岱曰彼謂商鞅李斯輩也風發於天以喻君上塵從下起以喻斯等

據微乘邪

以求一日之富貴

言據微幸而乘邪辟也

朝為榮華夕為顯頽福

不盈背禍溢於世

李奇曰當富貴之間視之不滿目

凶人且以自悔况

吉士而是賴乎

項岱曰凶人謂商鞅之輩臨死皆悔恨之言吉士班固以自託也尚書曰其惟

吉士且功不可以虛成名不可以偽立韓設辯以激君呂

行詐以賈國

昭服虔曰韓韓非設辯於始皇韋昭曰呂不韋立子楚以市秦利

說難既適

其身乃囚

應劭曰遁好也項岱曰韓非作說難之書欲以為天下法式上書既終而為李斯所疾乃

囚而死秦貨既貴厥宗亦墜

史記曰秦昭王子子楚質於趙呂不韋賈邯鄲見曰此奇

貨可居乃以五百金與子楚以五百金買奇物玩好而

遊秦獻華陽夫人立子楚為嫡嗣秦王薨諡為孝文子

楚代立為莊襄王以呂不韋為丞相竟飲酖而死故云厥宗亦墜尚書曰弗德罔大墜厥宗

是以仲

尼抗浮雲之志孟軻養浩然之氣

孔叢子子思曰抗志則不愧於道論語子

曰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敢問何謂浩然之氣曰難言也其為氣也至大至

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乎天之間項

岱曰皓白也如天之氣皓然也哉彼豈樂為迂闊哉

道不可以貳也

項岱曰迂遠也貳二也君子履端於始歸成於終擬聖人之道豈可二行如斯

鞅韓非不韋之徒也善

曰說文曰迂羽夫切方今大漢洒掃羣穢夷險芟荒

晉灼曰發開也令諸本皆作芟字善曰掃即今掃字也

廓帝紘恢皇綱

項岱曰紘張也皇君

也善曰許慎淮南子注曰紘惟也

基隆於羲農規廣於黃唐其君天下

也炎之如日威之如神函之如海養之如春

說文曰炎火也謂光

照也史記曰帝堯其仁如天其智如神就之如日望之如雲朝錯新書曰臣聞帝王之道包之如海養之如春

是以六合之內莫不同源共流韋昭曰六合天地四方也沐浴玄德

稟仰太猷

史記太公曰沐浴膏澤尚書曰玄德升聞法言曰或問泰和曰其在唐虞成周乎猷古和

字枝附葉著譬猶草木之植山林鳥魚之毓川澤得氣

者蕃滋失時者零落

項岱曰蕃盛也零凋病也言遇仕者昌盛不遇者凋病如萬物於天

地之叅天地而施化豈云人事之厚薄哉

項岱曰叅三也言漢家之

施化布德周叅天地豈人所能論耶

今吾子處皇代而論戰國曜所聞而

疑所覲欲從瑩敦而度高乎泰山懷汎濫而測深乎重

淵亦未至也

服虔曰敦音頓頓丘也應劭曰爾雅曰前高塋丘如覆敦者敦丘也爾雅曰汎泉穴

出穴出亥出也濫泉正出正出湧出也服虔曰汎音軌韋昭曰濫音攢整音施郭璞爾雅注曰敦五也都回切

賓曰若夫鞅斯之倫衰周之凶人既聞命矣

項岱曰周衰王霸起

鞅斯說得行故言衰周凶人也

敢問上古之士處身行道輔世成名可

述於後者默而已乎主人曰何為其然也昔者咎繇謨

虞箕子訪周

尚書曰咎繇矢厥謨又曰武王勝殷以箕子歸又曰王訪於箕子

言通帝

王謀合神聖殷說夢發於傅巖周望兆動於渭濱

尚書曰高

宗夢得說使百工營求諸傅巖史記曰太公望以漁釣奸周西伯將出占之曰所獲非龍非虎非熊非羆所獲

霸王之輔西伯
果遇太公渭濱

齊甯激聲於康衢漢良受書於邳垠說苑

陳子說梁王曰甯戚飯牛康衢擊車輻而歌桓公得之
而霸也爾雅曰五達曰康四達曰衢漢書曰張良從容
步遊下邳圯上有一老父出一編書曰讀是
則為王者師晉灼曰垠涯也邳水之涯也 皆侯命而

神交匪詞言之所信故能建必然之策展無窮之勲也

近者陸子優游新語以興董生下帷發藻儒林

鄭玄曰
優游不

仕也史記高帝拜陸賈為大中大夫謂賈曰試為我著
秦所以失天下我所以得之者何陸生乃祖述存亡之
徵凡著十二篇號其書曰新語又曰董仲舒以
治春秋為博士下帷講誦弟子莫敢見其面 劉向司

籍辨章舊聞揚雄談思法言太玄

項岱曰司主也籍書
籍也善曰漢書曰先

祿大夫劉向校經傳諸子詩賦每一卷書已向軋條其篇目撮其旨意錄而奏之又曰揚雄譚思渾天又譏十

二卷象論語號曰法言渾天即太玄經也皆及時君之門闡究先聖之壺與

應劭曰爾雅曰宮中卷謂之壺苦本切婆娑乎術藝之場項岱曰婆娑偃息也場圃謀經

藝之處也休息乎篇籍之圃以全其質而發其文用納乎聖

德烈炳乎後人斯非亞歟項岱曰聖德明君知賢而納用之也烈業也後人著書傳

之後世若乃伯夷抗行於首陽柳惠降志而辱士顏淵樂

於簞瓢孔終篇於西狩論語子曰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

不改其樂左氏傳曰哀公十四年春西狩獲麟春秋元命苞曰孔子曰丘作春秋始於元終於麟王道成也

聲盈塞於天淵真吾徒之師表也

項岱曰言若此之榮名上達皇天下洞重

泉也

且吾聞之一陰一陽天地之方

周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孔安國論語注

曰方猶常也

乃文乃質王道之綱

項岱曰或施質道或施文道此王者所以為綱維也

善曰春秋元命苞曰一質一文據天地之道天質而地文又曰正朔三而改文質再而復

有同有異

聖哲之常

項岱曰有同仕遇而進有異不合而退此聖人之常道

故曰慎修所志

守爾天符委命供已味道之腴

項岱曰符相命也腴道之美者也善曰文子曰

不言之師不道之道若或通焉謂之天符恒譚答揚雄書曰子雲勤味道腴者也

神之聽之神

其舍諸

項岱曰有賢智君子行之如此神豈舍之乎將必福祿之善曰毛詩曰神之聽之式穀與汝

寶又不聞和氏之璧韞於荆石隨侯之珠藏於蚌蛤乎

歷世莫眊不知其將含景曜吐英精曠千載而流光也

韓子曰楚人和氏得璞玉於楚山之中奉而獻之成王使玉人理其璞而得寶焉遂名曰和氏之璧淮南子曰隨侯之珠和氏之璧得之者富失之者貧高誘曰隨侯見大蛇傷斷以藥傅而塗之後蛇於江中銜大珠以報之因名曰應龍潛於潢汙魚鼃媒之

項岱曰天有九龍應龍有翼服虔曰

左氏傳注曰蓄小水謂之潢不洩謂之汙不覩其能奮靈德合風雲超忽荒

而踈昊蒼也

項岱曰忽荒天上也昊蒼皆天名也徐廣史記注踈音戢踈與據同謂之足戢待之

並京逆切故夫泥蟠而天飛者應龍之神也先賤而後貴者

和隋之珍也時暗而久章者君子之真也

項岱曰時暗未顯用時也

久舊也章明也言君子懷德雖初時未見顯用後亦終自明達如應龍蟠屈而升天隋和先賤而後貴也如此是比君子道德之真言屈伸如一無變也善

若乃牙曠

清耳於管絃離婁眇目於毫分

項岱曰牙伯牙也曠師曠也管鍾律之管絃琴

瑟之調也毫分秋毫之末分也善曰纏子董無心曰離婁之目察秋毫之末於百步之外可謂明矣

逢蒙

絕技於弧矢般輸巧於斧斤

吳越春秋陳章曰黃帝作弓夜有楚狐父以其

道傳羿羿傳逢蒙項岱曰公輸若之族名姓韋昭曰推猶專也

良樂軼能於相馭烏獲

抗力於千鈞

項岱曰良王良晉人也樂伯樂秦穆公時人也軼過也王良善御馬伯樂善相馬抗

力力抗也三十斤曰鈞千鈞者三萬斤善曰呂氏春秋薄疑說衛嗣君曰烏獲舉千鈞又况一斤乎和鵲

發精於鍼石研桑心計於無垠

左氏傳曰晉侯求醫於秦秦伯使醫和視之史

記曰扁鵲使弟子子陽厲鍼砭石又曰越王勾踐困於會稽之上乃用范蠡計然韋昭曰研范蠡之師計然之

名也漢書曰桑弘羊雒陽賈人子以心計為侍中也

走亦不任廁技於彼列故密

爾目娛於斯文

服虔曰走孟堅自謂也爾雅曰密靜也

辭

秋風辭

并序

漢武帝

上行幸河東祠后土顧視帝京欣然中流與羣臣飲燕

上歡甚乃自作秋風辭曰秋風起兮白雲飛草木黃落

兮鴈南歸

禮記曰季秋之月草木黃落鴈來賓

蘭有秀兮菊有芳懷佳

人兮不能忘泛樓船兮濟汾河

應劭漢書注曰作大船上施樓故號曰樓船

橫中流兮揚素波

列女傳津吏女歌曰揚波兮杳冥冥

簫鼓鳴兮發棹

歌

棹歌引棹而歌

歡樂極兮哀情多

列女傳陶答子妻曰樂極必哀來

少壯幾

時兮奈老何

古長歌行曰少壯不努力老大乃傷悲

歸去來

陶淵明

序曰余家貧又心憚遠役彭澤縣去家百里故便求之及少日暮然有歸與之

情自免去職因事順心故命篇曰歸去來

歸去來兮田園將蕪胡不歸

毛詩曰式微胡不歸既自以心為

形役奚惆悵而獨悲

淮南子曰是皆形神俱役者也楚辭曰惆悵兮而私自憐

悟已

往之不諫知來者之可追

論語楚狂接輿歌曰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

實迷

途其未遠覺今是而昨非

迷途已見丘遲與陳伯之書莊子謂惠子曰孔子行年六

十而化始時所是卒而非之未知今之所謂是之非五十九非也

舟遙遙以輕颺風飄

飄而吹衣問征夫以前路恨晨光之熹微

毛詩曰馳驅征夫聲類曰

熹亦熙字也
熙光明也

乃瞻衡宇載欣載奔
毛詩曰衡門之僮僕

歡迎稚子候門

周易曰得僮僕貞史記曰楚懷王稚子子蘭

三逕就荒松菊

猶存

三輔決錄曰蔣詡字元卿舍中三逕唯羊仲求仲從之遊皆挫廬逃名不出

攜幼入室

有酒盈樽

戰國策曰扶老攜幼迎孟嘗君嵇康贈秀才詩曰旨酒盈樽

引壺觴以自

酌盼庭柯以怡顏

陸機高祖功臣頌曰怡顏高覽

倚南窗以寄傲審容

膝之易安

韓詩外傳北郭先生妻曰今結駟列騎所安不過容膝食方丈於前所甘不過一肉

日涉以成趣門雖設而常關

爾雅曰堂上謂之行堂下謂之步門外謂之趨中庭

謂之走郭璞曰此皆人行步趨走之處因以名趨避聲也七喻切

策扶老以流憩時矯

首而遐觀

易林曰鳩杖扶老衣食百口王逸楚辭注曰矯舉也

雲無心以出岫鳥

倦飛而知還景翳翳以將入撫孤松而盤桓

丁儀妻寡婦賦曰時

翳翳而稍陰日豐豐以西墜爾雅曰盤桓不進也

歸去來兮請息交以絕游

列子

曰公孫穆屏親昵絕交游

世與我而相遺復駕言兮焉求

桓子新論曰凡人性

難極也難知也故其絕異者常為世俗所遺失焉毛詩曰駕言出遊又曰知我者為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

悅親戚之情話樂琴書以消憂

說文曰話會合為善言也劉歆遂初賦曰

玩琴書以滌暢

農人告余以春及將有事乎西疇

賈逵國語注曰一井為疇

或命巾車或棹孤舟

孔叢子孔子歌曰巾車命駕將適唐都鄭玄周禮注曰巾猶衣也

既窈窕以尋壑亦崎嶇而經丘曹攄贈石荊州詩曰窈窕山道深埤蒼曰崎嶇

不安木欣欣以向榮泉涓涓而始流毛萇詩傳曰欣欣之貌

曰涓涓不壅善萬物之得時感吾生之行休大戴禮曰君道當則

萬物皆得其宜郭璞遊仙詩曰吾生獨不化莊子曰其生若浮其死若休已矣乎寓形宇內

復幾時曷不委心任去留尸子老萊子曰人生於天地之間寄也琴賦曰委性命分

任去胡為遑遑欲何之孟子曰傳云孔子三月無君則皇皇如也孔叢子孔子歌曰天

下如一富貴非吾願帝鄉不可期大戴禮孔子曰所謂賢人者躬為匹夫而

不願富貴莊子華封人謂懷良辰以孤往或植杖而耘堯曰乘彼白雲至於帝鄉

子東征賦曰選良辰而將行淮南子要略曰山谷之人
耒輕天下細萬物而獨往者也司馬彪曰獨往任自然
不復顧世論語曰植其杖
而耘毛詩曰或耘或耔

登東臯以舒嘯臨清流而賦

詩

阮籍奏記曰將耕東臯之陽毛萇詩傳
曰舒緩也琴賦曰臨清流而賦新詩

聊乘化以歸

盡樂夫天命復奚疑

家語孔子曰化於陰陽象形而發
謂之生化窮數盡謂之死莊子曰

生有所乎萌死有所乎歸
周易曰樂天如命故不憂

序上

毛詩序

卜子夏

家語曰卜商字
子夏衛人也

關雎后妃之德也風之始也所以風天下而正夫婦也
故用之鄉人焉用之邦國焉風風也教也風以動之教
以化之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為志發言為詩情動於
中而形於言言之不足故嗟嘆之嗟嘆之不足故永歌
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情發於聲
聲成文謂之音發猶見也聲謂官商角徵羽也治世之
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
哀以思其民困故正得失動天地感鬼神莫近於詩先

王以是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故詩有
六義焉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
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主文而譎諫言之者無罪聞
之者足以戒故曰風

風化風刺皆謂譬喻不斥言也
主文主與樂宮商相應也譎諫

詠歌依違
不直諫也

至於王道衰而禮義廢政教失國異政家殊

俗而變風變雅作矣國史明乎得失之迹傷人倫之廢
哀刑政之苛詩詠情性以風其上達於事變而懷其舊
俗者也故變風發乎情止乎禮義發乎情民之性也止

乎禮義先王之澤也是以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謂之
風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謂之雅雅者正也言王政
之所由廢興也政有小大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頌者
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是謂四始風
之至也

始者謂王道
興衰之所由

然則關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風故

繫之周公南言化自北而南也鵲巢騶虞之德諸侯之

風也先王之所以教故繫之召公

自從也從北而南謂
其化從岐周被江漢

之域先王謂太
王王季文王也

周南召南正始之道王化之基是以關

唯樂得淑女以配君子憂在進賢不淫其色哀窈窕思

賢才而無傷善之心焉是關雎之義也

哀蓋字之誤也
哀當為衷謂中

心念恕之也無傷
善之心謂好仇也

尚書序

孔安國

漢書曰孔安國以治尚書
為武帝博士臨淮太守

古者伏羲氏之王天下也始畫八卦造書契以代結繩
之政由是文籍生焉伏羲神農黃帝之書謂之三墳言
大道也少昊顓頊高辛唐虞之書謂之五典言常道也

至於夏商周之書雖設教不倫雅誥奧義其歸一揆是
故歷代寶之以為大訓八卦之說謂之八索求其義也
九州之志謂之九丘丘聚也言九州所有土地所生風
氣所宜皆聚此書也春秋左氏傳曰楚左史倚相能讀
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卽謂上世帝王遺書也先君孔子
生於周末覩史籍之煩文懼覽之者不一遂乃定禮樂
明舊章刪詩為三百篇約史記而修春秋讚易道以黜
八索述方職以除九丘討論墳典斷自唐虞以下訖於

周芟夷煩亂翦截浮辭舉其宏綱撮其機要足以垂世
教典謨訓誥誓命之文凡百篇所以恢弘至道示人
以軌範也帝王之制坦然明白可舉而行三千之徒並
受其義乃秦始皇滅先代典籍焚書坑儒天下學士逃
難解散我先人用藏其家書於屋壁漢室龍興開設學
校旁求儒雅以闡大猷濟南伏生年過九十失其本經
口以傳授裁二十餘篇以其上古之書謂之尚書百篇
之義世莫得聞至魯恭王好治宮室壞孔子舊宅以廣

其居於壁中得先人所藏古文虞夏商周之書及傳論語孝經皆科斗文字王又升孔子堂聞金石絲竹之音乃不壞宅悉以書還孔氏科斗書廢已久時人無能知者以所聞伏生之書考論文義定其可知者為隸古定更以竹簡寫之增多伏生二十五篇伏生又以舜典合於堯典益稷合於臯陶謨盤庚三篇合為一康王之誥合於顧命復出此篇并序凡五十九篇為四十六卷其餘錯亂摩滅不可復知悉上送官藏之書府以待能者

承詔為五十九篇作傳於是遂研精覃思博考經籍采
摭羣言以立訓傳約文申義敷暢厥旨庶幾有補於將
來書序序所以為作者之意昭然義見宜相附近故引
之各冠其篇首定五十八篇既畢會國有巫蠱事經籍
道息用不復以聞傳之子孫以貽後世若好古博雅君
子與我同志亦所不隱也

春秋左氏傳序

杜預

臧榮緒晉書曰杜預字元凱京兆人也起家拜尚書郎稍遷至鎮南大將軍都督荆

州諸軍事平吳
加位特進薨

春秋者魯史記之名也記事者以事繫日以日繫月以月繫時以時繫年所以紀遠近別同異也故史之所記必表年以首事年有四時故錯舉以為所記之名也周禮有史官掌邦國四方之事達四方之志諸侯亦各有國史大事書之於策小事簡牘而已孟子曰楚謂之檮杌晉謂之乘而魯謂之春秋其實一也韓宣子適魯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

與周之所以王也韓子所見蓋周之舊典禮經也周德
既衰官失其守工之人不能使春秋昭明赴告策書諸
所記注多違舊章仲尼因魯史策書成文考其真偽而
志其典禮上以遵周公之遺制下以明將來之法其教
之所存文之所害則刊而正之以示勸戒其餘皆即用
舊史史有文質辭有詳畧不必改也故傳曰其善志又
曰非聖人孰能修之蓋周公之志仲尼從而明之左丘
明受經於仲尼以為經者不刊之書也故傳或先經以

始事或後經以終義或依經以辨理或錯經以合異隨義而發其例之所重舊史遺文畧不盡舉非聖人所修之要故也身為國史躬覽載籍必廣記而備言之其文緩其旨遠將令學者原始要終尋其枝葉究其所窮優而柔之使自求之饜而飫之使自趨之若江海之浸膏澤之潤渙然冰釋怡然理順然後為得也其發凡以言例皆經國之常制周公之垂法史書之舊章仲尼從而修之以成一經之通體其微顯闡幽裁成義類者皆據

舊例而發義指行事以正褒貶諸稱書不書先書故書
不言不稱書曰之類皆所以起新舊發大義謂之變例
然亦有史所不書即以為義者此蓋春秋新意故傳不
言凡曲而暢之也其經無義例因行事而言則傳直言
其歸趣而已非例也故發傳之體有三而為例之情有
五一曰微而顯文見於此而起義在彼稱族尊君命舍
族尊夫人梁亡城緣陵之類是也二曰志而晦約言示
制推以知例參會不地與謀曰及之類是也三曰婉而

成章曲從義訓以示大順諸所諱避壁假許田之類是也四曰盡而不汙直書其事具文見意丹楹刻桷天王求車齊侯獻捷之類是也五曰懲惡而勸善求名而亡欲蓋而章書齊豹盜三叛人名之類是也推此五體以尋經傳觸類而長之附於二百四十二年行事王道之正人倫之紀備矣或曰春秋以錯文見義若此所論則經當有事同文異而無其義也先儒所傳皆不其然答曰春秋雖以一字為褒貶然皆須數句以成言如八卦之

父可錯綜為六十四也故當依傳以為斷古今言左氏
春秋者多矣今其遺文可見者十數家大體轉相祖述
進不得為錯綜經文以盡其變退不守丘明之傳於丘
明之傳有所不通皆沒而不說而更庸引公羊穀梁適
足自亂預今所以為異專修丘明之傳以釋經經之條
貫必出於傳傳之義例總歸諸凡推變例以正寢貶簡
二傳而去異端蓋丘明之志也其有疑錯則備論而闕
之以俟後賢然劉子駿創通大義賈景伯父子許惠卿

此先儒之美者也末有穎子嚴者雖淺近亦復名家故特舉劉賈許穎之違以見同異分經之年與傳之年相附比其義類各隨而解之名曰經傳集解又別集諸例及地名譜第歷數相與為部凡四十部十五卷皆顯其異同從而釋之名曰釋例將令學者觀其所聚異同之說釋例詳之也或曰春秋之作左傳及穀梁無明文說者以為仲尼自衛反魯修春秋立素王丘明為素臣言公羊者亦云黜周而王魯危行言孫以避當時之害故

微其文隱其義公羊經止獲麟而左氏經終孔丘卒敢問所安答曰異乎余所聞仲尼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此制作之本意也歎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蓋傷時王之政也麟鳳五靈王者之嘉瑞也今麟出非其時虛其應而失其歸此聖人所以為感也絕筆於獲麟之一句者所感而起固所以為終也曰然則春秋何始於魯隱公答曰周平王東周之始王也隱公讓國之賢君也考乎其時則相接言乎其位則列國本乎其

始則周公之祚膺也若平王能祈天永命紹開中興隱公能弘宣祖業光啓王室則西周之美可尋文武之跡不墜是故因其歷數附其行事采周之舊以會成王義垂法將來所書之王即平王也所用之歷則周正也所稱之公即魯隱也安在其黜周而王魯乎子曰如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乎此其義也若夫制作之文所以彰往考來情見乎辭言高則旨遠辭約則義微此理之常非隱之也聖人包周身之防既作之後方復隱諱以避

患非所聞也子路使門人為臣孔子以為欺天而云仲尼素王丘明素臣又非通論也先儒以為制作三年文成致麟既已妖妄又引經以至仲尼卒亦又近誣據公羊經止獲麟而左氏小邾射不在三叛之數故余以為感麟而作作起獲麟則文止於所起為得其實至于反袂拭面稱吾道窮亦無取焉

三都賦序

臧榮緒晉書曰左思作三都賦世人未重皇甫謐有高名於世思乃造而示之

謐稱善為其賦序也

皇甫士安

臧榮緒晉書曰皇甫謐字士安安定朝郡人年二十始受書得風痺疾猶

手不輟卷舉孝廉不行又辟著作不應卒於家

玄晏先生曰

謐自序曰始志乎學而自號玄晏先生玄靜也晏安也先生學人之通稱也

古

人稱不歌而頌謂之賦

漢書曰傳云不歌而頌謂之賦

然則賦也者所

以因物造端敷弘體理欲人不能加也

漢書曰登高能賦可以爲大夫

言感物造端材智深美可以列爲大夫也釋名曰賦敷也敷布其義謂之賦

引而申之故文

必極美觸類而長之故辭必盡麗

周易曰引而申之觸類而長之天下之能

事畢矣然則美麗之文賦之作也

法言曰詩人之賦麗以則

昔之爲文

者非苟尚辭而已

法言曰或曰君子尚辭乎曰君子事之為尚

將以紐之王

教本乎勸戒也

說文曰紐系也女九切

自夏殷以前其文隱沒靡

得而詳焉

夏有五子之歌殷有湯頌

周監二代文質之體百世可知

論語子曰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又子曰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

故孔子采萬

國之風正雅頌之名集而謂之詩

漢書曰古有采詩之官王者所以觀風俗

知得失自考正也孔子純取周詩

詩人之作雜有賦體子夏序詩曰一

曰風二曰賦故知賦者古詩之流也

兩都賦序曰賦者古詩之流也至

於戰國王道陵遲風雅寢頓於是賢人失志詞賦作焉

漢書曰春秋之後周道廢壞而賢人失志之賦作矣是以孫卿屈原之屬遺文炳

然辭義可觀

西都賦序曰文章炳焉論語曰必有可觀者焉

存其所感咸有古

詩之意皆因文以寄其心託理以全其制賦之首也

漢書

曰大儒孫卿及楚臣屈原離譌憂國皆作賦以風喻咸有惻隱古詩之義班固漢書述曰辭為辭宗賦頌之首

及宋玉之徒淫文放發言過于實誇競之興體失之漸

風雅之則於是乎乖

漢書曰其後宋玉唐勒競為侈麗宏廣之語沒其風喻之義法言曰

辭人之賦麗以淫

逮漢賈誼頗節之以禮自時厥後綴文之士

不率典言並務恢張其文博誕空類

孔安國尚書大傳曰誕大也

大

者罩天地之表細者入毫纖之內雖充車聯駟不足以
載廣夏接棟不容以居也其中高者至如相如上林揚

雄甘泉班固兩都張衡二京馬融廣成王生靈光

范曄後漢

書曰馬融為校書郎時鄧太后臨朝遂寢蒐狩之禮故
捐賦縱橫融以為文武之道聖賢不墜上廣成誦以諷

諫初極宏侈之辭終以約簡之制煥乎有文蔚爾鱗集

皆近代辭賦之偉也

論語子曰大哉堯之為君煥乎其
有文章也周易曰君子豹變其文

蔚也難蜀父老
曰鱗集仰流

若夫土有常產俗有舊風方以類聚物

以羣分

周易曰方以類聚物
以羣分吉凶生矣

而長卿之儔過以非方之

物寄以中域虛張異類託有於無祖構之士雷同影附

流宕忘反非一時也

徐廣史記注曰祖者宗習之謂也
紫邑郭有道碑曰望形表而影附

謝沈後漢書序曰士
庶流宕他州異境

曩者漢室內潰四海圯裂孫劉二

氏割有交益魏武撥亂擁據函夏

公羊傳曰撥亂據正
函夏已見楮白馬賦

故作者先為吳蜀二客盛稱其本土險阻瓌琦可以偏

王

塊蒼曰瓌
璋珍琦也而却為魏主述其都畿弘敞豐麗奄有諸

華之意言吳蜀以擒滅比亡國而魏以交禪比唐虞既

以著逆順且以為鑒戒

漢書曰甚誘逆之理
西京賦曰鑒戒唐詩
蓋蜀包梁

岷之資吳割荆南之富魏跨中區之衍考分次之多少

計植物之衆寡

星之分次物之生殖也周禮曰以星土辨九州之地所封域又曰動物宜毛植

物宜比風俗之清濁課士人之優劣亦不可同年而語

矣

過秦論曰則不可同年而語矣

二國之士非通方之論也作者又因

客主之辭正之以魏都折之以王道其物土所出可得

披圖而校

左氏傳賓媚人曰疆理天下物土之宜杜預曰播殖之物各逢土宜

體國經制

可得按記而驗豈誣也哉

周禮曰惟王建國體國經野鄭玄曰體猶分也

思歸引序

石季倫

余少有大志夸邁流俗弱冠登朝

藏榮緒晉書曰崇早有志慧年二十餘為

修武令有能名范曄後漢書馬援曰吾從弟少游哀吾慷慨多大志禮記曰不從流俗班固漢書述曰矯矯賈

生弱冠

歷位二十五年五十以事去官

臧榮緒晉書曰崇為大司農坐

未被書擅

晚節更樂放逸篤好林藪

魏太祖祭喬玄文曰非至親之篤好

胡肯為

遂肥遯於河陽別業

周易曰肥遯無不利

其制宅也却阻

長堤前臨清渠百木幾於萬株流水周於舍下

楚辭曰水周兮

堂下有觀閣池沼多養魚鳥家素習技頗有秦趙之聲

班固

漢書楊惲報孫會宗書曰家本秦人能為秦聲婦趙女也雅善鼓琴出則以遊目弋釣為

事入則有琴書之娛楚辭曰或反顧以遊目劉歆遂初賦曰玩琴書以條暢又好

服食咽氣志在不朽古詩曰服食求神仙傲然有凌雲之操漢書曰司

馬相如既奏大人賦天子曰飄飄有凌雲之氣仲長子昌言曰節操凌高雲歛勿復見牽羈

婆娑於九列臧榮緒晉書曰榮俊為太僕困於人間煩躋常思歸而

永歎賈逵國語注曰躋媒也毛詩曰茲之永歎尋覽樂篇有思歸引琴操思歸者衛

女之所作也欲歸不得心悲憂傷授琴而歌作思歸引儻古人之情有同於今故

制此曲此曲有絃無歌今為作歌辭以述余懷恨時無

知音者令造新聲而播於絲竹也

周禮曰播之以八音

文選卷四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卷四十六

梁 蕭統 編

唐 李善 註

豪士賦序

陸士衡

臧榮緒晉書曰機惡齊王問於功自伐受爵不讓及齊亡作豪士賦呂氏春秋

曰老聃孔子墨翟闕尹子列子陳駢楊朱孫臏王褒兒良此十人者皆天下豪士也然機

猶假美號以名賦也

夫立德之基有常而建功之路不一

左氏傳穆叔曰太上有立德其次有

立功何則循心以為量者存乎我言立德必循於心故存乎我因物以

成務者繫乎彼

言建功必因於物故繫乎彼

存夫我者隆殺止乎其

域繫乎物者豐約唯所遭遇

言德有常量至域便止功無常則因遇乃成域謂身

也落葉俟微風以隕而風之力蓋寡

漢書王恢謂韓安國曰夫草木遭霜

者不可遇風孟嘗遭雍門而泣而琴之感以末

桓子新論曰雍門周以琴

見孟嘗君孟嘗君曰先生鼓琴亦能令大悲乎對曰臣竊為足下有所悲千秋萬歲後墳墓生荆棘游童牧豎躑躅其足而歌其上曰孟嘗君之尊貴亦猶若是乎於是孟嘗謂然太息涕承睫而未下雍門周引琴而鼓之徐動宮徵揮角羽初終而成曲孟嘗君遂歔歔而就之是琴之感以末也何者欲隕之葉無

所假烈風將墜之泣不足繁哀響也是故苟時啟於天

理盡於民

時既啟之於天理又盡於人事言立功易也

庸夫可以濟聖賢之

功斗筭可以定烈士之業

說苑曰管仲庸夫也桓公得之以為仲父論語子貢曰今

之從政者何如子曰噫斗筭之人何足算也

故曰才不半古而功已倍之蓋

得之於時勢也

孟子曰當今之時萬乘之國行仁政民之悅之猶解倒懸也故事半古之人功

必倍之唯此時為然

歷觀古今徼一時之功而居伊周之位者有

矣

孟子曰彼一時此一時

夫我之自我智士猶嬰其累物之相物

昆蟲皆有此情

孟子曰爾為爾我為我夫子曰譬吾處於天下亦為一物也然則我亦物也而

物亦物也物之為我也有何以相物也禮記曰昆蟲未蟄鄭玄曰昆明也明蟲者陽而生陰而藏

夫以

自我之量而挾非常之勲神器暉其顧盼萬物隨其俯

仰

老子曰天下神器不可為也為者敗之

心玩居常之安耳飽從諛之說

史記汲黯曰上置公卿寧令從諛承意陷主於不義乎

豈識乎功在身外任出才

表者哉且好榮惡辱有生之所大期

孫卿子曰好榮惡辱好利惡害是君

子小人忌盈害上鬼神猶且不免

周易曰鬼神害盈而福謙左氏傳狼暉曰

周志有之勇則害上不登於明堂

人主操其常柄天下服其大節

韓子曰操

生殺之柄此人主之勢也左氏傳仲尼曰唯器與名不可以假人君之所司也政之大節也

故曰天

可讎乎

左氏傳曰楚子入于雲中鄢公辛之弟懷將殺王辛曰君討臣誰敢讎之君命天也若死天命

將誰讎乎

而時有袷服荷戟立于廟門之下援旗誓衆奮於

阡陌之上

漢書曰宣帝祠孝昭廟先畝旄頭劍挺墮地首垂泥上中刃響乘輿車馬驚於是召梁丘

賀並之有兵謀不吉上還使是時霍氏外孫代郡太守任宣坐謀反誅宣子章為公車丞亡在渭城界中夜袷服入廟居廊間執戟立廟門待工至欲為逆發覺伏誅蘇林曰袷服黑服也過秦論曰陳涉躡足行伍之間而俛起阡陌之中斬木為兵揭竿為旗援于元切

況乎代主制命自下裁物者乎

后以財成而臣為之故云自下尸子曰天生萬物聖人財之

廣樹恩不足以敵怨勤

興利不足以補害故曰代大匠斲者必傷其手

老子曰夫代大

近斷希有不傷其手

且夫政由寧氏忠臣所為慷慨祭則寡人人

主所不久堪

左氏傳曰衛獻公使與寧喜言曰可反國政由寧氏祭則寡人

是以君薨

快快

於亮切

不悅公旦之舉高平師師則目博陸之勢

尚書

序曰召公為保周公為師相成王為左右召公不悅漢書景帝目廷周亞夫曰此之歎歎非少主臣也又曰魏相字弱翁遷御史四歲代韋賢為丞相封高平侯班固述魏相曰高平師師惟辟作威圖黜凶害天子是毗韋昭曰師師相尊法也漢書曰列侯宗室見郅都側目又曰霍光為博陸侯而成王不遣嫌客

於懷宣帝若負芒刺於背非其然者與

尚書曰武王既喪管叔及羣弟

流言於國曰公將不利於孺子孔安國曰成王信流言而疑周公漢書曰宣帝始立謁見高廟大將軍霍光從

參乘上內嚴憚之
若有芒刺在背

嗟乎光于四表德莫富焉王曰叔父

親若暱焉

尚書曰光被四表毛詩曰王曰叔父毛萇曰叔父謂周公也

登帝天位功

莫厚焉守節沒齒忠莫至焉

漢書昭帝崩霍光上奏曰太宗已嗣孝武皇帝曾孫

病已可以嗣孝昭皇帝太后詔尚書伊尹曰天位艱哉李陵與蘇武書曰薄賞子以守節論語或問管仲曰奪伯氏騂邑三百飯蔬食沒齒無怨言而傾側顛沛僅而自全則伊生抱明

允以嬰戮文子懷忠敬而齒劍固其所也

尚書曰太甲既立弗明伊

尹放諸桐左氏傳曰高陽氏有才子明允篤誠紀年曰太甲潛出自桐殺伊尹吳越春秋曰文種者本楚南郢人也姓文字少禽禮記孔子曰孺有懷忠信以待舉史記曰勾踐平吳人或讒大夫種且作亂越王乃賜種劍

曰子穀寡人伐吳七術寡人用其三而敗吳其四在子
子為我從先王試之種遂自殺校叔上書諫吳王曰腐
肉之菑
利劍也
因斯以言夫以篤聖穆親如彼之懿
謂周公也
大德

至忠如此之盛
謂霍光也
尚不能取信於人主之懷止謗於

衆多之口
鄒陽於獄上書曰
過此以往惡烏覩其可安

危之理斷可識矣又況乎饗
土高
大名以冒道家之忌運

短才而易聖哲所難者哉
穀梁傳曰君不尸小事臣不專大名老子曰富貴而驕自

遺其咎
莊子曰功成者隳名成者虧孰能去功與名而還與衆人
身危由於勢過而不

知去勢以求安禍積起於寵盛而不知辭寵以招福見

百姓之謀已則申宮警守以崇不畜之威

左氏傳曰公待於壞墮中

宮警備設守而後行杜預曰申整宮備者也

懼萬民之不服則嚴行峻制以

賈古傷心之怨

新序曰商鞅為嚴刑峻法易古三代之制杜預左氏傳注曰賈賈也尚書曰民

罔不盡然後威窮乎震主而怨行乎上下

漢書蒯通說韓信曰臣聞

勇畧震主者身危功蓋天下者不賞

衆心日侈

直

危機將發而方偃仰瞪

眊謂足以夸世

毛詩曰或棲遲偃仰魯靈光殿賦曰齊首目以瞪眊婢蒼曰瞪直視也

笑古人之未工忘已事之已拙知曩勲之可矜暗成敗

之有會是以事窮運盡必於顛仆

赴音

風起塵合而禍至

常酷也

答賓戲曰彼皆躡風塵之會履顛沛之勢項岱曰彼謂李斯輩也風發於天以諭君上座從下

起以諭斯等

聖人忌功名之過已惡寵祿之踰量蓋謂此也

夫惡欲之大端賢愚所共有

禮記曰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死已貪苦人之大

惡存焉故惡欲者心之大端也

而游子殉高位於生前志士思垂名於

身後受生之分唯此而已夫蓋世之業名莫大焉

漢書曰項羽歌

曰力拔山兮氣蓋世

震主之勢位莫盛焉

震主己見上文

率意無違欲莫

順焉借使伊人頗覽天道知盡不可益盈難久持

周易曰天

道虧盈而益謙毛詩序曰

超然自引高揖而退

司馬遷報任少

太平之君子能持盈守成

卿書曰寧得自引深藏巖穴耶則巍巍之盛仰邈前賢洋洋之風俯冠

來籍而大欲不乏於身至樂無愆乎舊節彌效而德彌

廣身逾逸而名逾劭爾雅注曰劭美也此之不為彼之必昧然

後河海之跡堙為窮流一簣之釁積成山岳論語曰譬如為山未

成一簣止

吾止也名編凶頑之條身厭荼毒之痛豈不謬哉詩毛

曰人之貪亂故聊賦焉庶使百世少有寤云

三月三日曲水詩序風俗通曰周禮女巫巫掌歲時祓除疾病禳者絜也於水上

盥絜也已者社也邪疾已去祈介社也韓詩曰三月桃花水之時鄭國之俗三月上巳於溱洧

兩水之上執蘭招魂被除不祥也續齊諧記曰
晉武帝問尚書摯虞曰三月曲水其義何答曰
漢章帝時平原徐肇以三月初生三女至三日
而俱亡一村以為怪乃招攜至水濱盥洗遂因
水以泛觴曲水之義起於此帝曰若所談非好
事尚書郎束皙曰仲治小生不足以知臣請說
其始昔周公成洛邑因流水以泛酒故逸詩曰
羽觴隨流波又秦昭王三日置酒河曲見有金
人出奉水心劍曰令君制有西夏乃因其處立
為曲水二漢相沿皆為盛集帝曰善賜金五十
斤左遷仲治為陽城令裴子野宋略曰文帝元
嘉十一年三月丙申禊飲於樂遊苑且祖道江
夏王義恭衡陽王義季有詔會者咸
作詩詔太子中庶子顏延年作序

顏延年

大方策既載皇王之迹已殊鐘石畢陳舞詠之情不一

禮記哀公問政子曰文武之道布在方策春秋說題辭

曰尚書者二帝之跡三王之義所推期運明受命之際

郭象莊子注曰皇王殊迹隨世為名漢書曰石曰

磬金曰鐘毛詩序曰詠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雖淵

流遂往詳畧異聞

上林賦曰恐後代靡麗遂往而不反春秋序曰史有文質辭有詳畧然

其宅天衷立民極莫不崇尚其道神明其位

東京賦曰豈知宅中

而圖大呂氏春秋曰古之王者擇天之中而立國擇國

之中而立宮周禮曰設官分職以為民極周易曰聖人

以神明

其德拓土

世貽統固萬葉而為量者也

魏志高堂隆上疏曰拓迹

垂統必俟聖賢晉中興書詔

有宋函夏帝圖弘遠

揚雄河東

桓玄曰舊衛王家垂固萬葉

賦曰玉夏之大漢書服虔曰玉夏諸夏
曰孝經鉤命決曰丘乃授帝圖秘文
高祖以聖武定

鼎規同造物

宋高祖也左氏傳王孫滿謂楚子曰成王
定鼎于郊鄭莊子孔子曰夫造物者為人

司馬彪曰造
物者為道

皇上以獻文祚歷景屬宸居

皇上宋文帝
也尚書曰潛

哲文明又曰天之歷數在爾躬光景連屬也典引曰高
光二聖宸居其域蔡邕曰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拱之
隆周之卜既永宗漢之兆在焉

揚雄河東賦曰朕隆周
之大寧左氏傳王孫滿

曰成王定鼎於郊鄭氏世三十七年七百漢書
文紀曰兆得大橫占曰大橫庚辰余為天王

正體毓

德於少陽王宰官哲於元輔

正體太子也喪服傳曰父
為長子三年傳曰何以三

年長子正體於上周易曰蠱君子以振民育德少陽東
宮也鄭玄禮記注曰東郊少陽諸侯象也王宰已見曲

水詩毛詩曰宣哲維人文武惟后班固
詠邪山文曰眈眈將軍大漢元輔也

晷緯昭應山瀆

效靈

說文曰晷日影也緯五星也易乾鑿度曰五緯順軌四時和栗山五嶽也瀆四瀆也效靈山出苑車

瀆出圖

五方雜還

徒合

四隩來暨

漢書曰京師五方雜錯尚書曰九州攸同四隩

既澤吳都賦曰都

輦殿而四隩來暨選賢建戚則宅之於茂典施命發號

必酌之於故實

左氏傳士會曰楚君之舉也內姓選於親外姓選於舊又曰薦拔為宰擇楚國

之令典尚書武王曰發號施令罔有不臧毛詩序曰能酌先祖之道以養天下國語楚穆仲謂宣王曰魯侯賦

事行刑必問以道訓而資於故實

大予協樂上庠肆教

東觀漢記孝明詔曰正大樂官

曰大予樂官禮記曰有虞氏養國老於上庠

章程明密品式周備

漢書曰高祖命張蒼

定章程謝承後漢書曰魏朗為河內太守明
密法令漢書曰宣帝樞機周密品式備具
國容眡令

而動軍政象物而具
司馬法曰國容不入軍軍容不入
國左氏傳曰士會曰為教為宰百

官象物而動軍
政不戒而備
箴闕記言校文講義之官采遺於內輶

車朱軒懷荒振遠之使諭德於外
左氏傳魏絳曰昔周
辛甲之為太史也命

百官箴王闕禮記曰言則右史書之西都賓曰啟發篇

章校理祕文講論於六藝稽合於同異揚雄答劉歆書

曰嘗聞先代輶軒之使風俗通曰周秦常以八月輶軒
使采異代方言辯亡論曰輶軒聘於南荒尚書大傳曰

未命為士不得朱軒西征賦曰
銜命則蘇屬國震遠則張博望
頽莖素毳并柯共穗

之瑞史不絕書棧山航海踰沙軼漠之貢府無虛月
頽莖

朱草也素羗白虎也并柯連理也共穗嘉禾也左氏傳
晉司馬叔侯曰魯之於晉也職貢不乏史不絕書府無
虛月如是可矣揚雄交川歲曰
航海三萬束牽其犀軼余日切
烈燧千城通驛萬里穹

居之君內首稟朔卉服之酋回面受吏

穹居之君匈奴也魏都賦曰思

稟正朔尚書曰島夷卉服劇秦美新曰海外遐方回首
內嚮漢書曰叩莽之君長欲顧為內臣妾請吏北面

是以異人慕嚮俊民間出

班固漢書贊曰羣士慕嚮異人並出尚書曰俊民用章漢

書曰漢興詩書往往間出

警蹕清夷表裏悅穆

仲長子昌言曰姦慝既弭警蹕清夷

將

徙縣中字張樂岱郊

言將徙都洛邑封禪泰山也莊子曰北門成問於黃帝曰帝張咸池

之樂於洞庭之野

增類帝之宮飭禮神之館塗歌邑誦以望屬

車之塵者久矣

禮記曰天子將出征類于上帝類祭也西都賦曰禮神祇懷百靈司馬相如諫

獵曰犯屬車之清塵韜曰天子行有屬車三十六乘以從於後也

曰躔連胃維月軌青

陸

漢書曰日月初躔星之紀韋昭曰躔處也禮記曰季春之月日在胃王仲宣思征賦曰在建安之二人星

步次於箕維漢書天文志日月順入軌道河圖帝覽嬉曰立春春分月從東青道杜預左氏傳注曰陸道也

皇祇發生之始后王布和之辰

皇天神也祇地神也周禮曰大宗伯掌天神地

祇之禮曹植九詠曰皇祇降兮潛靈舞爾雅曰春為發

生禮記曰后王命冢宰降德于衆兆人又曰孟春之月

命相布德和令

思對上靈之心以惠庶萌之願加以二王于邁

出錢戒告

二王已見上注毛詩曰從公于邁韓詩章句曰送行飲酒曰錢燕禮曰小臣戒盟者鄭立

曰君以宴禮勞使

臣則警戒告語焉

有詔掌故爰命司厯

封禪書曰宜命掌故左氏傳仲

尼曰令火猶西流司厯過也

獻洛飲之禮具上已之儀

洛飲上已並已見上注

南除輦道北清禁林左關巖墜

鄧都

右梁潮源略亭臯跨

芝廬苑太液懷曾山

上林賦曰輦道纒屬西都賓曰集禁林而七聚難西蜀父老曰闕沫

若梁孫原穆天子傳曰天子東升于三道墜郭璞曰墜

阪也上林賦曰亭臯千里靡不被禁洛神賦曰稅駕乎

衡臯秣駟手芝田

松石峻垓

古

蔥翠陰煙游泳之所攢

萃翔驟之所往還於是離宮設衛別殿周徼

音叫西都賀曰離宮

別觀三十六所周以鈎陳之位衛以嚴更之署周廡千列徽道綺錯

旌門洞立延帷接栒

周禮曰王之會同為帷宮設旌門揚雄蜀都賦曰延帷
揚幕接帳連罔又周禮曰王之會同之舍設柱桓再重
杜子春曰柱
桓行馬也
闕水環階引池分席
數遊賦曰闕
水以成川
春官聯

事蒼靈奉塗然後昇祕駕肩緹
騎搖玉鑾發流吹
言

今

春

官聯事以供職蒼靈奉塗以衛行也周禮有春官宗伯
又曰以官府之六聯合邦治二曰賓客之聯事蒼靈青
帝也尚書帝命驗曰帝者承天立五府蒼曰靈府鄭玄
曰蒼帝靈威仰之府續漢書曰緹騎二百人屬執金吾
楚辭曰鳴玉鸞之啾啾兮淮
南子曰龍舟鷁首浮吹以虞
天動神移淵旋雲被以降
于行所禮也
羽獵賦曰天動地岷淮南子曰藏志九旋
之淵蔡邕獨斷曰天子以天下為家自謂
所居為
行在所
既而帝暉臨幄百司定列鳳蓋俄軫虹旗委旆

俄軫委旆不行也東都主人曰鳳蓋琴纒有款芬藉觴

楚辭曰回朕車俾西引騫虹旗於玉門

譯亦泛浮毛詩曰其肴維何魚鼈鮮魚其款維何妍歌

維筍及蒲鄭玄禮記注曰譯音酒也

妙舞之容銜組樹羽之器古妍歌篇曰妍歌展妙聲發

舞麗於陽阿阮謚三禮圖曰筍虞兩頭並為龍以銜組

曹植九詠曰雲龍兮銜組流羽兮交橫毛詩曰設業設

虞崇牙樹羽三奏四上之調六莖九成之曲競氣繁聲合變

爭節韓子曰師曠奏清徵一奏有玄鶴二八來集再奏

而列三奏延頸而鳴掩翼而舞馬融琴賦曰師曠

三奏而神物下楚辭曰四上競氣極聲變王逸曰四上

謂代奏鄭銜也漢書曰顧項作六莖尚書曰蕭韶九成

鳳皇龍文飾轡青翰侍御班固西域傳贊曰蒲梢龍文

來儀魚目汗血之馬也說苑莊辛

文選

十一

謂襄城君曰鄂君乘青
舳之舟泛新波之中

華裔殷至觀聽鶩集揚袂風山

舉袖陰澤靚莊藻野袪服縟川

籍田賦曰居靡都鄙民
無華裔蜀都賦曰觀聽

之所踊躍法言曰雷震于天風薄于山上林賦曰靚莊
刻飾鄒陽上書曰袪服叢臺之下者一旦成市說文曰

縟繁彩

故以殷隱賑外區煥衍都內者矣

西京賦曰鄉
邑殷賑張載

色也

劍閣銘曰矧茲狹隘王之外區王
梁羽獵賦曰叢華雜沓煥衍陸離

上膺萬壽下提
移氏百

福

毛詩曰報以介福萬壽無疆司馬相如
難蜀文曰中外提福毛詩曰卜爾百福

布筵稟和闔

堂依德情盤景遽歡洽日斜金駕總馭聖儀載佇悵釣

臺之未臨慨艷宮之不縣

左氏傳曰楚子合諸侯於申
椒舉言於楚子曰夏啟有鈞

臺之享康王
有艷宮之朝
方且排鳳闕以高游開爵園而廣宴

關中記曰

建章園闕臨北道銅鳳在上故號
鳳闕艷中記曰銅爵臺西有爵園
竝命在位展詩發志

楚辭曰展詩兮會舞王逸曰展舒
也周易曰有孚發若信以發志也
則夫誦美有章陳信

無愧者歟

毛詩序曰頌者美盛德之形容左氏傳曰楚子木問趙孟曰范武子之德何如對曰祝史

陳信於鬼神無愧辭

三月三日曲水詩序

王元長

蕭子顯齊書曰武帝永明九年三月三日幸芳林園禊飲朝臣勅王融為序文

藻富麗當

代稱之

臣聞出豫為象鈞天之樂張焉時乘既位御氣之駕翔

焉

周易豫卦曰先王作樂殷薦上帝史記曰趙簡子病二日而悟曰我之帝所甚樂與百神遊于鈞天廣樂

九奏萬舞莊子曰北門成問於黃帝曰帝張咸池之樂於洞庭之野莊子曰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氣之辯穆天子傳曰天子命駕八駿之乘遂東南翔行馳千里郭璞曰行如飛翔也

是以得一奉宸逍

遙襄城之域體元則大帳望姑射之阿然宵眇寂寥其

獨適者已

老子曰王得一而天下正尚書曰惟辟奉天宸與辰同已見上文莊子曰黃帝將見大隗

子具茨之山至襄城之野東都主人曰體元立制繼天而作論語子曰唯天為大惟堯則之莊子曰堯治天下之民平海內之政往見四子藐姑射之山汾水之陽宵然喪其天下焉家語曰聖人舉事可施於百姓非獨適

獨適一身之行 至如夏后兩龍載驅璿臺之上 穆蒲八駿如舞

璿水之陰亦有饗云固不與萬民共也

山海經曰大樂之野夏后啟於

此舞九代馬乘兩龍毛詩曰載馳載驅周爰咨諏易歸藏曰昔者夏后啟筮享神於晉之虛作為璿臺於水之陽穆蒲八駿已見江賦又穆天子傳曰天子北升太山之上以望四野乙丑天子觴西王母於瑤池之上毛詩曰執轡如組兩驂如舞孟子曰今王曰獵於此百姓聞王車馬之音羽毛之美父子不相見兄弟妻子離散此無他不與民同樂也 我大齊之握機創歷誕命建家接禮貳宮考

庸太室

蕭子顯齊書曰齊太祖高皇帝諱道成字紹伯受宋禪尚書曰我文考文王誕膺天命又曰永

建乃家孟子曰舜尚見帝帝館甥於貳室亦饗帝迭為賓主是天子而友匹夫也趙岐曰尚上也舜在畎畝之

時堯友禮之舜上見堯堯舍之於副宮堯亦就饗舜之所設更為賓主尚書大傳曰維十月五祀舜為賓客禹為主人樂正進贊曰尚考太室之義唐為虞賓鄭玄曰舜既使禹攝天下之事於祭祀避之居賓客之位獻酒則為亞獻尚考猶言佳時也太室明堂之中央室也幽義當為儀儀禮儀也謂祭太室之禮堯為舜賓也

明獻期雷風通饗昭華之珍既徙延喜之玉攸歸

曾子夫子

曰天道曰國地道曰方方曰幽圓曰明禮記曰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太公伏符陰謀曰武王伐紂四海神河伯皆曰天伐殷立周謹來受命願獻時雨論語識曰仲尼云吾聞堯率舜等遊首山觀河渚一老曰河圖將來告帝期尚書曰納于大麓烈風雷雨弗迷尚書大傳曰舜將禪禹八風循通又曰堯得舜推而尊之贈以昭華之玉尚書璇璣玉鈴曰
革宋受天保生萬國度洛邑

左圭出刻曰延喜之玉

靜鹿丘之歎遷鼎息大垌之慚

周書武王曰膺受大命革殷受天明命又曰我

聞古商先王成湯保生商人又度邑篇曰維王克殷乃永歎曰嗚呼不淑充天之對自鹿至于丘中具明不寢帝王世紀曰湯即天子位遂遷九鼎于亳至大垌而有慚德周書丘或為苑天紹清和於帝猷

聯顯懿於王表駿發開其遠祥定爾固其洪業

言以清和之德

繼於大道揚子雲劇秦美新曰鏡淳粹之至精聆清和之正聲蔡邕目今論曰出北闈視帝猷法言曰昔在有熊高辛唐虞三代咸有顯懿故天因而瑞之為神明主河圖曰成帝德者堯開王表者禹毛詩曰濬哲維商長發其祥又曰駿發爾私又曰天保定爾皇帝體膺上聖亦孔之固劇秦美新曰制作六經洪業

運鍾下武冠五行之秀氣邁三代之英風昭章雲漢暉

麗日月牢籠天地彈壓山川設神理以景俗敷文化以

柔遠澤普汎而無私法含弘而不殺

蕭子顯齊書紀曰世祖武皇帝諱贍

字宣遠以太子即位墨子曰上聖立為天子其次立為三公毛詩序曰下武嗣文也禮記曰人者五行之秀又孔子曰大道之行也三代之英丘未之逮而有志焉毛詩曰倬彼雲漢為章于天譬猶天子為法度於天下也周易曰聖人與日月合其明淮南子曰帝者體太一牢籠天地彈壓山川神理猶神道也周易曰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劉義恭升徙宮集曰昭化景俗玄教疑神廣雅曰景昭也尚書曰帝乃誕敷文德錄圖曰女聞僊兵建文化尚書曰柔遠能邇淮南子曰覆露昭道普汎而無私周易曰含弘光大品物咸亨又曰古之聰明睿智神武而不殺者夫潛夫論曰猶且具明廢寢晷晷簡刑薄威不殺不誅此德之上也

忘餐念負重於春冰懷御奔於秋駕

具明己見上大尚書曰文王自朝至

于日中晨弗皇暇食鄧析子曰明君之御民若乘奔而無轡履冰而負重也尚書曰若蹈虎尾罔於春冰莊子

曰尹儒學御三年而無所得夜夢受秋駕明日往朝師師曰今將教子以秋駕司馬彪曰秋駕法駕也

可

謂巍巍弗與蕩蕩誰名秉靈圖而非泰涉孟門其何嶮

論語子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而不與焉又曰大哉

堯之為君也蕩蕩乎民無能名焉春秋漢舍孽曰天子

南面秉圖書成公綏大河賦曰靈圖搜錄於羲皇孟子

曰以其道舜受堯之天下不以為泰呂氏春秋曰舜修

德而苗服孔子聞之曰通乎德

之精則孟門太行不為嶮矣

諸后睿哲在躬妙善居

質內積和順外發英華斧藻至德琢磨令範言炳丹青

道潤金壁出龍樓而問豎入虎闥而齒胄愛敬盡於一

人光耀究於四海

蕭子顯齊書曰世祖立皇太子長椒漢書疏廣曰太子國儲副君尚書曰

睿作聖明作哲禮記曰清明在躬桓子新論曰聖賢之材不世而妙善之技不傳禮記曰和順積中而英華外發法言曰吾未見斧藻其德若斧藻其榮者應劭漢官儀曰太子太傳曰就月將琢磨玉質言太子有玉之質琢磨以道也法言或問聖人之言炳若丹青有諸曰丹青初則炳久則渝渝乎哉淮南子曰夫道潤乎草木浸乎金石毛詩曰如金如錫如珪如璧漢書成紀曰上嘗召太子出龍樓門禮記曰文王之為太子問於王季曰三難初鳴至殿門外問內豎曰今日安否何如周禮曰師氏以三德教國子居虎門之左蔡邕明堂月令論曰周官有闥門之學禮記曰行一物而三善皆得者唯世子而已其齒於學之謂也尚書曰夔典樂教胄子孝經

曰愛敬盡於事親毛詩曰夙夜匪懈以事一人呂氏春秋曰愛敬盡於事親光耀加於百姓究於四海此天子之孝也
若夫族茂麟趾宗固磐石跨躔昌姬韜軼炎漢詩

也
曰麟之趾振振公子漢書宋昌曰帝王子弟犬牙相制所謂磐石之宗春秋錄圖曰蒼精明姬稷之後昌東觀漢記序曰漢以炎元宰比肩於尚父中鉉繼踵乎周南精布耀或幽而光

分陝流勿翦之歡來仕允克施之譽莫不如珪如璋令

聞令望朱弟斯皇室家君王者也
元宰冢宰也中鉉司徒也說苑晏子謂楚

王曰齊之臨菑比肩繼踵毛詩曰惟師尚父周易曰鼎金鉉鄭玄曰金鉉喻明道能舉君之官職也鄭玄尚書注曰鼎三公象也毛詩序曰周南言化自北而南故繫之周公公羊傳曰自陝以西邵公主之毛詩曰蔽芾甘

崇勳翦勿伐邵伯所茨國語曰秦后太子來仕其車千乘韋昭曰來仕於晉也班固漢書貢禹贊曰禹既黃髮以德來仕尚書曰君陳克施有政毛詩曰如珪如璋令聞令望又曰朱芾斯皇室家君王本枝之盛

如此稽古之政如彼用能免羣生於湯火納百姓於休

和草萊樂業守屏稱事

毛詩曰文王孫子本支百世尚書曰若稽古帝堯史記曰文帝

時會天下新去湯火人人樂業左氏傳君子曰一人刑善百姓休和莊子曰農夫無草萊之事則不比禮記諸侯曰某土之守臣其在邊邑曰某屏尸子曰能官者必稱事引鏡皆明目臨池無洗

耳沈寔之怨既缺邁軸之疾已消

鮑周考史曰公孫述竊位於蜀蜀人任永

乃託目盲及述誅永源鹽引鏡自照曰時清則目明也皇甫謐高士傳曰堯致天下讓許由巢父聞之以為汙

乃臨池水而洗耳漢書曰蜀嚴沈冥侯巴曰嚴君平常
病不事沈冥而死亦潔矣毛詩曰考盤在陸碩人之軸
考盤在阿碩人之邁鄭玄曰邁飢意軸病
也謂賢人隱居而離困病也邁苦和切
興廉舉孝歲

時於外府署行議年日夕于中甸

漢書曰詔執事興廉
舉孝又詔曰有懿稱

明德者遺詣相國府署行議年蘇林
曰行狀年紀也尚書曰五百里甸服

協律總章之司序

倫正俗崇文成均之職尊德齊禮

漢書曰李延年為協
律都尉魏志曰明帝

立總章觀荀氏傳曰勗為光祿大夫公以為魏杜夔所
制律呂檢校大樂總章鼓吹八音與律呂乖毛詩序曰
先生以是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風俗通曰為政之要
辨風正俗最其上也魏志曰明帝置崇文觀徵善文者
以充之周禮曰大司樂掌成均之法以教建國之學
校而合國之子弟焉論語子曰導之以德齊之以禮
挈手

壺宣夜辨氣朔於靈臺書笏珥彤紀言事於仙室

周禮夏官

曰壺氏掌懸壺蔡邕天文志曰言天體者有三家其一曰宣夜鄭玄毛詩箋曰天子有靈臺者所以觀祲象察氣之妖祥左氏傳曰公既視朔遂登觀臺以望而書雲物禮記曰造受命於君則書於笏潘岳賈武公誄曰惟帝以公通揚祖宗延登東序服袞珥彤史記曰秦文公初有史以紀事禮記曰動則左史書之華嶠後漢書曰學者稱東觀為老氏藏室道家蓬萊今故言仙室褰帷斷裳危冠空履之吏影搖武猛扛鼎揭旗之士

後漢賈琮為冀州刺史車垂赤帷而行及至州自言曰刺史當

遠視廣聽糾察美惡何反垂帷裳以自掩塞乎乃命御者褰之故百城聞風自然震悚漢書曰蓋寬饒初拜為司馬未出殿斷其單衣令短離地說苑曰楚人長劍危冠而有子西漢書曰唐遵以明經飾行顯名於世衣弊

履穿又曰霍去病每從大將軍受詔與壯士為嫖姚校尉華嶠後漢書曰丁白為武猛校尉法言曰或問力能扛鴻鼎揭華旗知德亦有之乎曰百人也勤恤民隱糾逖王慝射集隼於高

墉繳大風於長隧不仁者遠惟道斯行

國語祭公謀父曰勤恤民隱而

除其害左氏傳曰王謂晉文侯曰以綏四方糾逖王慝周易曰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淮南子曰堯之時大風為害堯命羿繳大風於青丘之澤許慎曰大風風伯也毛詩曰大風有隧論語子夏曰舜有天下選於衆舉皋陶不仁者遠矣禮記曰大道之行也讒莠蔑聞攘爭掩息稀鳴桴於砥路

鞠茂草於園扉

毛詩曰好言自口莠言自口尚書曰無敢寇攘說文曰桴鼓柄也漢書曰張敞

為京兆尹桴鼓稀鳴市無偷盜毛詩曰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又曰蹶蹶周道鞠為茂草周禮曰以圉土教罷民

耆年闕市井之游稚齒豐車馬之好宮鄰昭泰荒憬永

清夷

史記太史公曰文帝時百姓皆安自年六七十翁未嘗至市井遊遨嬉戲如小兒狀閒居賦曰昆弟

斑白童兒稚齒杜氏幽求子曰年五歲聞有鵝車之樂七歲有竹馬之歡應劭漢官儀曰不制之臣相與比周比周者宮鄰金虎宮鄰金虎者言小人在位比周相進與君為鄰堅若金讒言之人惡如虎毛詩曰憬彼淮夷來獻其琛仲長子昌言曰警蹕清夷侮食來王左言入侍離身反踵之君

髻側首貫胷之長屈膝厥角請受纓縻

漢書匈奴傳曰壯者食肥美老

者食其餘貴壯健賤老弱也古本作晦食周書曰東越侮食尚書曰四夷來王揚雄蜀王本紀曰蜀人之先名曰蠻叢柏濮魚鳧聞明是時人民推髻左言漢書曰南越王太子嬰齊入侍周書曰離身染齒之國以龍角神

龜為獻爾雅曰北方有比肩人焉迭食而迭望郭璞曰
此即半體之人人各有一目一鼻孔一臂一脚亦猶魚
鼠之相合爾呂氏春秋曰舜登為天子大人反踵皆被
其澤高誘淮南子注曰反踵國名其人南行迹北向也
淮南子曰三苗鑿首山海經曰有貫胷國其人胷有竅
括地圖曰禹平天下會于會稽之野又南經防風之神
弩射之有迅雷二神恐以刃自貫其心禹哀之乃拔刃
療以不死之草皆生是為貫胷之民喻巴蜀文曰交臂
受事屈膝請和孟子曰武王之伐殷百姓若崩厥角趙
岐曰厥角叩頭以額角犀極地也漢書終軍曰願受長
纓必羈南越王致之闕下難蜀父老曰蓋聞天子之收
夷狄也其義羈縻勿絕而已

琛奇幹善芳之賦紈牛露犬之玩乘黃茲白之駟

文鉞未詳

一曰鉞當為越杜篤展武論曰文越水震鄉風仰流徐
廣晉紀曰鮮卑以碧石為寶王沈魏書曰東夷矢用楛

青石為鏃孔安國尚書傳曰砮中矢鏃也家語孔子曰
昔武王克商於是肅慎氏貢楛矢石砮其長尺有咫周
書曰成王時貢奇幹善芳者頭若雄雞佩之令人不昧
孔晁曰奇幹亦北狄善芳者鳥名不昧不忘也周書曰
卜盧國獻紉牛紉牛小牛也又曰渠搜獻鰲犬鰲犬露
犬也能飛食虎豹又曰白民乘黃乘黃者似狐其背有
兩角又曰西方正北曰義渠獻鰲犬

牘相尋覲譯無曠

儲邨猶府藏也郊虞掌山澤之官也尚書曰苞匭青茅匭音軌聘禮曰賈

人啟擯取圭垂纆而受宰晉中興書王萬上言曰貢篚相尋連舟載路禮記曰周官曰覲覲氏掌四夷之樂禮記曰西方曰狄覲北方曰譯尚書大傳一尉候於西東曰成王時越裳氏重九譯而獻白雉

合車書於南北暢轂埋麟麟之轍綏而旌卷悠悠之旆

揚雄解嘲曰東南一尉西北一侯禮記曰書同文車同軌毛詩曰文茵暢轂范曄後漢書曰張綱埋其車輪於

洛陽都亭毛詩曰有車轄轄禮記曰武車綏旌魏都賦曰虹旌攝麾以就卷毛詩曰悠悠旆旌四方無

拂五戎不距偃革辭軒銷金罷刃周書曰四方無拂奄

距如用師旅漢書張良曰昔武王代殷紂事已畢偃革為軒陳琳應機曰治刃銷鋒偃武行德天瑞降

地符升澤馬來罷車出紫脫華朱英秀佞枝植厯草滋

詩緯曰天下和同天瑞降地符升孝經援神契曰德至山陵則澤出神馬禮記曰山出器車禮斗威儀曰人君乘土而王其政太平而遠方神獻其朱英紫脫宋均注曰紫脫北方之物上值紫宮凡言常生者不死也死則當之尚書大傳曰德先地序則朱草生瑞應圖曰朱草亦曰朱英田俅子曰黃帝時有草生於帝庭階若佞臣

入朝則草指之名曰屈軼是以佞人不敢進也又曰堯為天子冀莢生於庭為帝成歷尚書帝僉驗曰舜受命冀莢

雲潤星暉風揚月至江海呈象龜龍載文

京房易飛侯曰

青雲潤澤蔽日在西北為舉賢良禮斗威儀曰君乘土其政平則鎮星黃而多暉禮含文嘉曰朋友有舊內外有差則箕為之直月至風揚宋均曰月至月行以度至也禮斗威儀曰其君乘水而王江海著其象龜龍被文而見宋均曰龜龍水物也文青黃赤白黑也具有此色見於水故曰被

方握河沈璧封山

紀石邁三五而不追踐八九之遙迹

帝王世紀曰堯與羣臣沈璧於河乃

為握河記今尚書候是也孝經鉤命決曰封于太山考續燔柴禪于梁父刻石紀號禮記逸禮曰三皇禪云云五帝禪亭亭史記楚子西曰孔子丘述三五之法明周召之業八九謂七十二君曹植魏德論曰越八九於往

素踵黃帝之靈矩

功既成矣世既真矣信可以優游暇豫作樂

崇德者歟

禮記曰王者功成作樂老子曰王侯得一以

笑尚書大傳曰周公作樂優游三年孫子兵法曰人効死而上能用之雖優游暇譽令猶行也譽猶豫古字通

周易曰先王作樂崇德

于時青鳥司開條風發歲粵上斯已惟暮

之春

左氏傳郊子曰青鳥氏司啟者也易通卦驗曰立春條風至楚辭曰獻歲發春汨吾南行上巳已見

上文毛詩曰嗟嗟保介惟暮之春

同律克和樹草自樂禊飲之日在茲

風舞之情咸蕩去肅表乎時訓行慶動於天矚

周禮曰太師掌

六律六同以合陰陽之聲鄭玄曰同陰律也尚書曰八音克諧孔安國曰諧和也漢書文帝詔曰方春和時草

木羣生之物皆有以自樂禮傳曰禋者絜也仲春之時於水上絜絜也論語曰風乎舞雩詠而歸蔡邕月令章句曰秋冬肅急之後故布生德和政令去肅急禮記曰孟春之月命相布德和令行慶施惠

載懷平

園乃睠芳林芳林園者福地輿區之湊丹陵若水之舊

殷殷上均乎姚澤膺膺尚於周原狹豐邑之未宏陋譙

居之猶褊

山海經曰樾江之山實惟帝之平圃南望崑崙十洲記曰芳林園在青溪菰首橋東齊高

帝舊宅齊有天下為舊宮宮東築山鑿池號曰芳林園通甲開山圖曰驪山之西原有阜名曰風涼雍州之福地西京賦曰寔惟地之輿區神牟帝王世紀曰堯生於丹陵呂氏春秋曰顓頊生於若水乃登為帝又曰舜陶於河濱釣於雷澤登為天子賢士歸之萬人譽之陳陳殷殷無不戴悅高誘曰殷盛也呂氏春秋曰舜為天子

輒輒啟啟莫不戴悅高誘曰啟啟動而喜貌也殷殷或為啟啟故兩引之輒知葉切啟士勤切帝王世紀曰替史之妻曰握登生舜於姚墟故姓姚氏堯求賢而四嶽薦舜堯乃命于順澤之陽毛詩曰周原膺膺芡茶如飴漢高祖豐人求中和而經處揆景緯以裁基飛觀神行魏太祖譙人

虛檐

鹽

雲構

周禮曰以土圭之法正日影日至之影尺有五寸謂之地中陰陽之所和故曰中和

也景日也緯星也毛詩曰定之方中作于楚宮揆之以日作于楚室東京賦曰飛閣神行莫我能形劉公幹詩曰大夏雲構離房乍設層樓間起負朝陽而抗殿跨靈沼而

浮榮鏡文虹於綺疏浸蘭泉於玉砌

蜀都賦曰百室離房李尤平樂館銘

曰層樓通閣禁闌洞房爾雅曰山東曰朝陽西京賦曰龍首以抗殿狀巍峩以紫岌毛詩曰王在靈沼鄭玄

禮記注曰榮屋翼也傅玄陽春賦曰丹霞播景文虹竟
天李尤東觀銘曰房闥內布綺疏外陳張衡七辨曰迴
飈拂其浸蘭泉注其庭劉楨魯
都賦曰金陸玉砌玄桓雲阿
幽幽叢薄秩秩斯干曲

拂遭迴潺湲徑復

楚辭曰叢薄深林人上慄毛詩曰秩
秩斯干幽幽南山淮南子曰曲拂遭

迴以像偶語高誘曰拂戾遭迴水
流也楚辭曰川谷徑復流潺湲

新萍泛江華桐發岫

雜天采於柔萋亂嚶聲於縣羽

禮記月令曰季春之月
桐始華萍始生爾雅曰

小洲曰汧山有穴為岫毛詩曰桃之夭夭灼灼其華又
曰手如柔荑又曰鳥鳴嚶嚶又曰縣蠻黃鳥薛君注曰

縣蠻文貌禁軒承韋清宮俟宴緹帷宿置帟幕宵懸

如淳漢
書注曰

省中本為禁中然乘輿之物通呼曰禁漢書曰太僕先
清宮南都賦曰朱帷連綱鄭司農周禮注曰在旁曰帷

在上曰幕鄭玄曰帝在幕若帳
中坐上承塵也皆以繒為之

既而滅宿澄霞登光辨

色式道執父展軫效駕徐鑾警節明鍾暢音

宿列宿也
張平子東

京賦曰以須消啟明掃朝霞登天光於扶桑禮記曰朝
辨色始入漢書曰式道左右中候也毛詩曰伯也執父
禮記曰君車已駕則僕展軫效駕鄭玄曰展軫具事也
效駕白已駕也淳于髡斗酒說曰明鐘擊磬調歌絺舞

七萃連鑣九旂

由

齊軌建旗拂霓揚葭振木

周穆王傳
曰天子賜

七萃之士郭璞曰萃聚也猶傳有七輿大夫張景陽七
命曰駟馬迎鑣文穎曰甘泉鹵簿天子出道輿五乘旂
車九乘蔡邕揮旒曰犀車方奔于險路安能與之齊軌
東京賦曰龍輅充庭雲旗拂霓列子曰秦青撫節悲歌
聲振林木

魚甲煙聚貝冑星羅重英曲瑤

側

之節絕景遺風

之騎昭灼甄部駟

祖朗

駟駟列虎視龍超雷駭電逝轟轟

隱隱紛紛軫軫羌難得而稱計

孫卿子曰楚鮫革犀兕以為甲堅如金石毛詩

白公徒三萬貝胄朱綬又曰二矛重英西京賦曰葩瑤曲莖魏書曰上所乘馬名絕景為矢所中呂氏春秋曰故須青龍之匹遺風之來孫子兵法曰長陳為甄魏都賦曰駟馬填廐而駟駟周易曰虎視眈眈南都賦曰馬鹿超而龍驤滿岳閒居賦曰礲石雷駭嵇康贈秀才詩曰風馳電逝說文曰轟轟羣車聲也羽獵賦曰隱隱軫軫被陵緣坂莫莫紛紛山谷為之風

颺左思吳都賦曰羌難得而覩縷

爾乃迴輿駐罕嶽

鎮淵渟曄

邃

容有穆賓儀式序授几肆筵因流波而成

次蕙肴芳醴任激水而推移

東觀漢書記曰天子行有畢罕石崇楚妃歎曰矯矯

莊王淵渚嶽峙孫子兵法曰其鎮如岳其渚如淵孟子
曰君子所性仁義禮智根於心其生色也晬然見於面
趙岐曰晬潤澤貌也毛詩曰天子穆穆又曰序賓以賢
又曰式序在位又曰或肆之筵或授之几古逸詩云羽
觴隨流波楚辭曰蕙肴蒸兮蘭藉
子虛賦曰涌泉清池激水推移
徐偁陳階金匏在席

戚奏翹舞籥動邠詩

張晏漢書注曰以翠羽為葆也偁舞行列也毛詩曰我姑酌彼金罍

禮記曰翹用陶匏司馬彪續漢書曰執干戚舞雲翹周禮曰籥章掌土鼓鼈籥又曰仲春犉土鼓歌鼈詩以迎

暑也召鳴鳥于弇

奄

州追伶倫於嶰谷發參差於王子傳

妙靡於帝江

山海經曰弇州之山五采之鳥名曰鳴鳥爰有百樂歌舞之風漢書黃帝使伶倫自

大夏之西崑崙之陰取竹嶰谷斷兩節間而吹之以為黃鍾之宮孟康曰解脫也谷竹溝也取竹之脫無溝節

者楚辭曰望夫君兮未來吹參差兮誰思列仙傳曰王子喬好吹笙作鳳鳴山海經曰天山有神鳥其狀如黃囊其文丹六足四翼渾沌無面目是識歌舞寔惟帝江

正歌有閔羽觴無筭上陳

景福之賜下獻南山之壽信凱讌之在藻知和樂於食

革桑榆之陰不居草露之滋方渥

儀禮曰工告于樂正曰正歌備禮記曰有

司告以樂闕鄭玄曰閔終也楚辭瑤漿蜜勺實羽觴燕禮曰無筭之爵毛詩曰君子萬年介爾景福又曰如南山之壽不騫不崩又曰魚在在藻有莘其尾王在在醵飲酒樂凱毛詩序曰鹿鳴廢則和樂缺詩曰呦呦鹿鳴食野之苹桑榆日所入也東觀漢記光武曰失之東隅收之桑榆毛詩曰湛湛露斯在彼豐草

有詔曰

今日嘉會咸可賦詩

周易曰嘉會足以合禮揚雄蜀都賦曰吉日嘉會

凡四十

有五人其辭云爾

王文憲集序

任彥昇

公諱儉字仲寶琅邪臨沂人也

蕭子顯齊書曰王儉字仲寶

其先

自秦至宋國史家諜

待協

詳焉

琅邪王氏錄曰其先出自周王子晉秦有王翦王離

世為名將七略曰子雲家諜言以甘露元年生也

晉中興以來六世名德海內

冠冕

晉中興書曰王祥弟覽生導導生洽洽生珣珣生曇首沈約宋書曰王僧綽曇首長子遇害子儉嗣

晉中興書庾冰疏曰臣因家寵冠冕當世

古語云仁人之利天道運行

左氏傳君

子曰仁人之言其利溥哉莊子曰
天道運行而無所積故萬物成

故呂虔歸其佩刀郭

璞誓以淮水

晉中興書曰魏徐州刺史任城呂虔有刀
工相之為三公可服此刀虔謂別駕王祥

曰苟非其人刀或為害知有公輔之量故以此相與及
祥死之日以刀授弟覽曰吾兒凡汝後必興之足稱此
刀故以相與王氏家譜曰初王導渡淮使郭
璞筮之卦郭璞曰吉無不利淮水絕王氏藏
若離翦之

止殺吉駿之誠感蓋有助焉

史記曰王翦者潁陽人也
事秦始皇使翦將兵而攻

趙閼與破之後遂拔趙陳勝之反秦秦使王翦之孫王
離擊趙王孔安國尚書傳曰以赦止殺終無犯者漢書
曰王吉字子陽琅邪人也為諫議大夫子駿亦為諫議
大夫超遷御史大夫吉居長安其東家有大棗樹垂吉
庭中吉婦取棗以啖吉吉後知之乃去婦東家聞而欲
伐其樹鄰里固請吉令還婦子駿元帝時為御史大夫

妻死不復娶漢書張賀贊
曰賀之陰德亦有功云

公之生也誕授命世體三才

之茂踐得二之幾

周易曰有天道焉有地道焉兼三才而兩之又子曰知幾其神乎顏氏之

子其殆庶幾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而未嘗復行韓康伯曰在理則昧造形則悟顏子之分也失之於幾故有不善得之於二不遠而復故知之未嘗復行也信乃昴宿垂芒德精降祉春秋

佐助

明曰漢相蕭何昴星之精垂芒謂發秀也精星也異苑曰汝南陳仲弓從諸息姓詣潁川荀季父子德星為之聚太史奏五百里有一于此蔚為帝師漢書曰張良從

容步遊下邳圯

上有一老父出一編書曰讀是則為王者師

況乃淵角殊祥山庭異表

論語撰考

識曰顏回有角額似月形淵水也月是水精故名淵摘輔像曰子貢山庭斗繞口謂面有三庭言山在中巽高

有異相也故子貢至孝顏回至仁也

望衡罕窺其術觀海莫際其瀾

孟子曰觀

海有術必觀其瀾趙岐曰瀾水中大波也

宏覽載籍博游才義若乃金版玉

匱之書海上名山之旨

七略曰太公金版玉匱雖近世之文然多善者抱朴子曰鄭君

有玉匱記金版經范曄後漢書曰荀爽遭黨錮隱於海上又遁漢濱以著述為事題為新書凡百餘篇司馬遷書曰僕誠著此書藏諸名山

沈鬱澹雅之思離堅合異之談

揚雄為方言劉

歆與雄書曰非子雲澹雅之才沈鬱之志不能成此書莊子公孫龍問於魏牟曰龍少學先王之道長明仁義之行合同異離堅白呂氏春秋曰相劍者曰白所以為堅也黃所以為紉也黃白離則堅且紉良劍也難者曰黃白離則不堅且不紉又柔則銼堅則折劍折且銼焉得為利劍也

莫不總制清衷遞為

心極斯固通人之所包非虛明之絕境不可窮者其唯

神用者乎

言金版玉匱之書無不制在清衷為心之極斯故通人君子或能兼而包之故非王公之

絕境也然其不可窮而盡者其唯有神然檢鏡所歸人

用乎言難測也衷中心也虛明亦心也

倫以表雲屋天構匠者何工自咸洛不守憲章中輟

劉琨

勸進表曰仍承西朝不守禮記曰仲尼憲章文武

賀生達禮之宗蔡公儒林之

亞

晉中興書曰賀循字彥先博覽羣書尤明三禮為江東儒宗徵拜博士又曰諸葛恢字道明時潁川荀顯

字道明陳留蔡謨字道明俱有名譽號曰中興三明明闕時人為之歌曰京都三明各有名蔡氏儒雅荀葛清

典未補大備茲日

劇秦美新曰帝典闕而不補

至若齒危髮秀之老

含經味道之生

鄭玄禮記注曰危高也然甚危謂高年也髮秀猶秀眉也東觀漢記杜詩謂功

曹郭丹曰今功曹稽古舍經可謂至德桓譚答揚雄書曰子雲勤味道腴

莫不北面人宗自

同資敬

漢書曰子定國為廷尉乃迎學春秋身執經北面備弟子禮孝經曰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

性託夷遠少屏塵雜自非可以弘獎風流增益標勝未

嘗留心

習鑿齒晉陽秋曰王夷甫樂廣俱以宅心事外名重於時故天下之言風流者稱王樂焉期

歲而孤叔父司空簡穆公早所器異

蕭子顯齊書曰王僧虔兄僧綽之子

檢又曰世祖即位遷僧虔為侍中薨贈司空侍中如故謚簡穆公

年始志學家門禮訓

皆折衷於公

論語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學羽獵賦序曰不折衷於泉臺

孝友之性

豈伊橋梓夷雅之體無待韋弦

毛詩曰張仲孝友尚書大傳曰伯禽與康叔朝

於成王見乎周公三見而三咎之二子有駭色乃問於
商子曰吾二子見於周公三見而三咎何也商子曰南
山之陽有木名橋北山之陰有木名梓二子蓋往觀焉
於是二子如其言而往觀之見橋木高而仰見梓木實
而俯反以告商子商子曰橋者父道也梓者子道也二
子明日復見入門而趨登堂而跪周公迎拂其首而勞
之曰汝安見君子乎二子以實對公曰君子哉商子也
言王公有孝友之性自天而成豈惟見橋梓而知也夷
平也體性也韋皮繩喻緩也弦弓弦喻急也孫子曰由
禮則雅不由禮則夷韓子曰西門豹之性急故佩韋以
自緩董安于之心緩故佩弦以自急言王公平雅之性
無待此韋弦以成也蓋自天性得中也汝郁之

幼挺淳至黃琬之早標聰察曾何足尚

東觀漢書記曰汝郁字幼異陳

國人年五歲母被病不能飲食郁常抱持啼泣亦不能食母憐之強為餐飯欺言已愈郁察母顏色不平輒復不食宗親共奇異之因字曰異挺拔也淳至謂淳孝之甚至也范曄後漢書曰黃琬字公琰少失父母而辯慧祖父瓊育之瓊初為魏郡太守建和元年正月日蝕京師不見而瓊以狀聞梁太后詔問所蝕多少瓊思其對而未知所出琬年七歲在傍曰何不言日食之餘如月之初瓊大驚即以其對應詔標立也言此二子淳孝聰察比之正公則二子曾何足尚也

年六歲襲封豫寧侯拜日家人以公

尚幼弗之先告既襲珪組對揚王命因便感咽若不自

勝

蕭子顯齊書曰儉數歲襲爵豫寧侯拜受茅土流涕鳴咽江表傳曰潘濬見孫權涕泣交橫哀咽不能自

勝

初宋明帝居蕃與公母武康公主素不協及即位有

詔毀廢舊塋投棄棺柩公以死固請誓不遵奉表啟酸

切義感人神太宗聞而悲之遂無以奪也

太宗明帝蕭子顯齊書曰

宋明帝以儉嫡母武康公主同太初巫蠱事不可以為婦姑欲開塚離葬儉因人自陳密以死請故事不行

初拜祕書郎遷太子舍人以選尚公主拜駙馬都尉

吳均

齊春秋曰宋明帝太始中儉尚陽羨公主拜駙馬都尉為祕書郎太子舍人

元徽初遷祕書

丞

沈約宋書曰蒼梧王改年曰元徽吳均齊春秋曰儉超遷祕書丞

於是采公曾之中

經刊弘度之四部

蕭子顯齊書曰儉又撰定元徽四部書目王隱晉書曰荀勗字公曾領祕

書監與中書令張華依劉向別錄整理錯亂又得汲冢竹書身自撰次以為中經臧縈緒晉書曰李充字弘度

為著作郎于時典籍混亂刪除頗重以類相從分為四部甚有條貫祕閣以為永制五經為甲部史記為乙部諸子為丙部依劉歆七略更撰七志蕭子顯齊書曰祕書丞上表求校讎詩賦為丁部蕭子顯齊書曰祕書丞上表求校讎藉撰七志四十卷上表獻之漢書曰劉歆總羣書而奏其七畧故有輯畧有六藝略有諸子略有詩賦略有兵書略有方技畧蓋嘗賦詩云稷契匡虞夏伊呂翼商周自

是始有應務之跡生民屬心矣時司徒袁粲有高世之

度脫落塵俗

沈約宋書曰袁粲字景倩顧帝即位遷中書監司徒侍中袁粲與褚左軍解交書曰

雖欲虛詠濛肆脫落儀制其能得乎

見公弱齡便望風推服歎曰衣冠禮

樂在是矣

吳尚齊春秋曰儉精神秀徹體識聰吳司徒袁粲見之歎曰宰相之門也栢豫章雖小

已有棟梁之氣矣

時祭位亞台司公年始弱冠

春秋漢舍尊曰三公象五嶽在

天法三能台與能同禮記曰人生二十曰弱冠

年勢不侔公與之抗禮

漢書婁敬曰今

欲比隆成康之時臣竊以不侔矣又曰將軍衛青位既益尊然沒黠與抗禮

因贈祭詩要以

歲暮之期申以止足之戒

韓詩曰蟋蟀在堂歲聿其暮薛君曰暮晚也言君之年歲

已晚也老子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

祭答詩曰老夫亦何寄之子照清襟

服闋拜司徒右長史

儉遭所生母憂服闋也司徒表祭也

出為義興太守

風化之美奏課為最

漢書曰倪寬為司農都尉大司農奏課聯最韋昭曰聯得第一也

還除給事黃門侍郎旬日遷尚書吏部郎參選昔毛玠

之公清李重之識會兼之者公也

魏志曰毛玠字孝先陳留人也少為縣吏

以公清稱魏國初建以玠為尚書僕射復典選舉傳暢

晉諸公讚曰王戎為選官時李重李穀二人操異俱處

要職戎以識會待之

各得其所玠音介 俄遷侍中以愍侯始終之職固辭

不拜

滿子顯齊書曰升明二年儉遷長史兼侍中以父終此職固讓沈約 宋書曰王僧綽遷侍中二凶並

盛事滌上召僧綽具言之劾於宮夜饗將士僧綽密以

啟聞頃之劾亂檢太祖巾箱得僧綽所啟饗士并廢諸

王事乃收害焉世祖贈

補太尉右長史

蕭子顯齊書曰進太祖太尉也

散騎常侍金紫謚愍侯

時聖武定業肇基王命

聖武謂齊高帝也干寶晉武革命論曰高光爭伐定功業也尚

書曰至于太

寤寐風雲寔資人傑

毛詩曰寤寐思服毛萇曰服思之也周易

王肇基王迹

曰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漢書高祖曰大運
籌於帷幄之中決勝於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鎮國家
撫百姓給餉饋不絕糧道吾不如蕭何連百萬之衆
戰必勝攻必取吾不如韓信三者皆人傑吾能用之是

以宸居膺列宿之表圖緯著王佐之符

若漢高祖之膺五星李通之著

赤伏宸居已見上文班固漢書贊曰劉向稱董仲舒有王佐之才

俄遷左長史齊臺初

建

蕭子顯齊書曰建太祖位相國為齊公也

以公為尚書右僕射領吏部時

年二十八宋末艱虞百王澆季

班固漢書贊曰漢承百王之弊

禮紊舊

宗樂傾恒軌自朝章國紀典彛備物奏議符策文辭表
記素意所不蓄前古所未行皆取定俄頃神無滯用太

祖受命

太祖謂齊高帝也

以佐命之功封南昌縣開國公食邑

二千戶建元二年遷尚書左僕射領選如故自營郤分

司盧欽兼掌譽望所歸允集茲日

應劭漢官儀曰獻帝建始四年始置左右

僕射以執金吾營郤為左僕射衛臻為右僕射今以策
郤為營郤誤也營役瓊切郤烏合切虞預晉書曰盧欽
少好學為尚書僕射領吏部欽清實選舉稱為廉平尋表解選詔加侍中又授太

子詹事侍中僕射如故固辭侍中改授散騎常侍餘如

故太祖崩遺詔以公為侍中尚書令鎮國將軍永明元

年進號衛將軍二年以本官領丹陽尹

本官謂侍中尚書令

六輔

殊風五方異俗

漢書曰倪寬遷左內史表奏開六輔渠韋昭注曰六輔為京兆馮翊扶風河東

河南河內五

公不謀聲訓而楚夏移情

揚雄與桓譚書曰望風景附聲

訓自結史記曰淮南沛陳汝南郡此西楚也潁川南陽夏人之居也故至今謂之夏

故能使解劍

拜仇歸田息訟

謝承後漢書曰許荆字子張吳郡人兄子世嘗報讎殺人其讎操兵欲殺世荆

與相遇乃解劍長跪曰今願身代世死仇讎者曰許掾郡中稱君為賢何敢相侵遂解劍而去漢書曰韓延壽為東郡太守春因行縣至高陵人有昆弟相與訟田延壽乃自悔責閉閤不出於是訟者宗族傳相責讓此兩昆弟深自悔皆自髡肉袒謝願以田相移終不取德爭延壽乃出聽事

前郡尹溫太真劉

貞長或功銘鼎彝或德標素尚

王隱晉書曰溫嶠字太真太原人也為郡尹後

平蘇峻之亂滅榮緒晉書曰劉恢字真長沛國人也為
丹陽尹性重莊老禮記曰鼎有銘銘者論譏其先祖之
德美功烈勲勞而酌之祭器左氏傳臧武仲曰大伐小
取其所得以作彝器銘其功以示子孫孔欣猛虎行曰
飢不食邪蒿菜倦不息無終
里邪蒿乘素尚無終喪告始
臭味風雲千載無爽言其感應
千載不差也左氏傳季武子謂晉范宣子曰今譬於草
木寡君之臭味也楚辭曰虎笑而谷風至龍舉而景雲
從言物類之相感也王逸曰虎陽物也谷風陽氣也言
虎悲嘯而吟則谷風至而應其類龍介蟲陰物也景雲
亦陰也言神龍將舉升天則
景雲覆而扶之輔其類也
親加弔祭表薦孤遺遠協

神期用彰世祀

左氏傳史趙曰盛德必百世祀

時簡穆公薨以撫養之

恩特深恒慕表求解職有詔不許

蕭子顯齊書曰儉父僧綽遇害為叔父僧

度所養

國學初興華夷慕義經師人表允茲望實

漢書平帝詔曰

校書置經師一人任昉雜傳魏德公謂郭林宗曰經師易獲人師難遭何法盛晉中興書曰王安期為東海王越記室參軍勅子毗曰王

參軍人倫之表汝具師之

復以本官領國子祭酒三年

解丹陽尹領太子少傅餘悉如故挂服捐駒前良取則

卧轍棄子後子胥怨

挂服未詳王隱晉書曰王遜字劭伯為上洛太守遜在郡有私馬生

駒私牛生犢悉留以付郡云是為郡所產以還官也三輔決錄曰長安劉氏唯有孟公談者取則范曄後漢書曰侯霸字君仲為臨淮太守王莽敗霸卒全一郡更始元年遣使徵霸百姓號哭遮使者車或當道而卧皆曰願乞侯君復留期年百姓乃戒其乳婦勿得舉子侯君當去必不能全也尚書曰湯初征自葛東征西夷怨南

征北狄怒曰奚獨後予言除解丹陽尹百姓亦如此戀之皇太子不矜天姿俯同人

範師友之義穆若金蘭

蜀志曰諸葛亮與杜微書曰朝廷年始十八天安仁敏愛德下

士說苑曰燕昭王問於郭隗曰寡人地狹人寡齊人削取八城宗廟恐危社稷存之有道乎郭隗曰帝者之臣其實師也王者之臣其實友也王誠能與隗請為天下之士開路周易曰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同心之害其臭如蘭又領本州太中正頃之解職四年以本號開府儀同

三司餘悉如故

本號衛將軍也

謙光愈遠大典未申

謂辭儀同三司也周

易曰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君子之終也

六年又申前命

儀同三司之命

七年固辭

選任帝所重違

選任尚書令也謝承後漢書曰楊賜讓還侯爵朝廷重違其志也

詔加

中書監猶參掌選事長輿追專車之恨公曾甘鳳池之

失

言皆任非其人或專車而獨坐或發怒於見奪今儉有德故專車者追恨失之者甘心臧榮緒晉書曰和

嶠為黃門侍郎選中書令舊監令共車入朝及嶠為令荀勗為監嶠不禮勗常以意氣加之每同乘高抗專車而坐乃使監令異車自嶠始也晉中興書曰荀勗字公曾從中書監為尚書令人賀之乃發恚云奪我鳳皇池卿諸人賀我邪夫奔競之塗有自來矣晉諸公讚曰傳宣定九品未訖劉疇代之悉之

宣法於是人人以難知之性協易失之情桓子新論曰凡望品求者奔競以難知之性協易失之情人性難極也難知也故其絕異者常為世俗所遺失焉必使無訟事深弘誘論語子曰聽訟吾猶人也

必也使無訟乎

公提衡惟允一紀于茲

漢書曰衡平也所以平輕重也言選曹以材授

官似衡之平物故取以喻焉韓子曰貴賤不相踰愚智提衡而立孫綽王蒙誅曰提衡左府舉直闢邪孔安國尚書傳曰十

拔奇取異興微繼絕

王隱晉書羊祐曰吾不能取異於屠釣拔

奇於版築豈不愧知人之難哉興微即興滅也論語子曰興滅國繼絕世

望側階而容賢候

景風而式典

燕升太子曰田光見太子太子側階而迎家語孔子謂魯哀公曰衛有士曰慶足者

國有大事則必赴而治之國無事則退而容賢靈公悅而敬之王肅曰言其所以退欲以容賢於朝也淮南子

曰景風至施爵祿賞有功

春秋三十有八七年五月三日薨於建康

官舍皇朝軫慟儲鉉傷情

漢書疎廣曰太子國儲副君周易曰鼎金鉉鄭玄尚書注

曰鼎三

有識銜悲行路掩泣

說苑雍門周說孟嘗君曰有識之士莫不為足下寒

心酸鼻論衡曰行路之人皆能論之豈直舂者不相工女寢機而已哉史記

趙良謂商鞅曰五刑大夫死秦國男女流涕童子不歌誼舂者不相杵劉緇聖賢本紀曰子產治鄭二十年卒

國人哭於巷婦人哭於機故以痛深衣冠悲纏教義豈非功深砥礪

道邁舟航尚書高宗曰若金用汝作舟楫沒世遺愛古之益

友左氏傳曰子產卒仲尼聞之出涕曰古之遺愛也班固漢書贊曰劉向指明梓柱以推廢興豈非直諒多

聞古之益友與追贈太尉侍中中書監如故給節加羽葆鼓吹

增班劭六十人漢書儀曰班劭者以虎皮飾之謚曰文憲禮也謚法曰忠信接

禮曰文博聞多能曰憲公在物斯厚居身以約玩好絕於耳目布

素表於造次

齊春秋曰儉不好聲色未嘗遊宴衣裘服用自周而已周禮曰凡式貢之餘財以供

玩好之用尚書曰弗役耳目則百度惟貞論語子曰造次必於是

室無姬姜門多長者

左氏傳君子曰詩曰雖有姬姜無棄憔悴漢書曰陳平少時家貧然門外多長者車轍

立言必雅

未嘗顯其所長

孝經援神契曰矜莊嚴肅出言必雅孫資別傳曰朝臣會議資奏是非擇善者

推而成之終不顯己之德

持論從容未嘗言人所短

風俗通曰太尉范滂辨於持論

謝承後漢書曰夏勤從容論議吳志曰是儀時時有所進未嘗言人之短也

弘長風流許與

氣類

檀道鸞晉陽秋曰謝安為桓溫司馬不存小察盡弘長之風風流已見上文謝承後漢書曰桓鸞那

管氣類經緯士人

雖單門後進必加善誘

三輔決錄曰王豹出自單門論語曰夫子

善誘人 勗以丹霄之價弘以青冥之期鍾會集言程盛曰丹霄之鳳青冥之

龍 公銓品人倫各盡其用廣雅曰稱謂之銓聲類曰銓所以稱物也 居厚者

不矜其多處薄者不怨其少老子曰前識者道之華而愚之始是大丈夫處厚不

處窮涯而反盈量知歸莊子淮南子曰君涉於江而浮於海望之而不見其涯愈往而

不知其所窮送君者皆自涯而反 皇朝以治定制禮功成作樂禮記曰王者功

成作樂治定制禮 思我民譽緝熙帝圖左氏傳曰晉悼公即位六官之長皆民譽也毛

詩曰惟清緝熙文王 雖張曹爭論於漢朝荀摯至 競爽

於晉世東觀漢記曰張酺拜太尉車帝詔射聲校尉曹爽漢書儀制漢禮酺以為養制禮非禎祥之

特達有似異端之術上疏曰竊不被刑誅無以絕毀實
亂道之路臧榮緒晉書曰太尉荀顗先受太祖勅述新
禮太康初尚書僕射朱整奏付尚書郎摯虞討論之虞
表所宜增損條目改正禮新舊異狀凡十五事左氏傳
墨子曰二惠競爽猶可之無以仰模淵旨取則後昆

尚書曰以義制事以禮制心垂

裕後昆

每荒服請罪遠夷慕義宣威授指實寄宏略理積

則神無忤往事感則悅情斯來無是已之心事隔於容

諂罕愛增之情理絕於毀譽造理常若可干臨事每不

可奪約已不以廉物弘量不以容非

魏文帝典論曰君子謹乎約已弘乎

接物魏志孟康薦崔林曰體高雅之弘量謝承後漢書郎顗章曰陛下寬不容非

攻乎異端歸

之正義

論語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

公生自華宗世務簡隔

魏志曹植上疏

曰華宗貴族必應斯舉漢書曰嚴安徐樂上書言世務

至於軍國遠圖刑政大典

既道在廊廟則理擅民宗若乃明練庶務鑒達治體

潘尼

潘岳碣曰君深達治體垂化三宰

懸然天得不謀成心求之載籍翰牘

所未紀訊之遺老耳目所不接至若文案自環主者百

數皆深文為吏積習成姦

漢書曰張湯務在深文拘守職之吏應劭風俗通曰積習

而成不敢獨否畜筆削之刑懷輕重之意

漢書曰今有司請定法削即削筆即筆服

度曰言隨君意也又曰嚴延年為涿郡太守掾趙繡按高氏即為兩劾欲先白其輕者觀延年意焉怒乃出其

重公乘理昭物動必研機晉中興書謝安石上疏曰王恭超登清任當虛心乘理周

易曰夫易所以極深研機當時嗟服若有神道周易曰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矣

豈非希世之雋民瑚璉之宏器汝南先賢傳曰謝子微高才遠見許劭年十八

時有歎息曰此希世之偉人也論語子貢問曰賜也何如子曰汝器也曰何器也曰瑚璉也昉行無

異操才無異能得奉名節迄將一紀魏志董昭謂太祖曰明公樂保名節

而無大責一言之譽東陵侔於西山一盼之榮鄭璞踰於周

寶路粹為曹公與孔融書曰邀一言之譽者計有餘矣莊子曰伯夷死名於首陽之下盜跖死利於東陵之

上彼所殉仁義也則俗謂之君子其所殉貨財也則俗謂之小人其所殉一也司馬彪曰東陵陵名今屬濟南

也法言曰夷齊無仲尼則西山餓夫列子曰吾師老商氏三年之後始得夫子一盼而已戰國策應侯曰鄭人謂玉之未理者為璞周人謂鼠之未腊者為璞周人懷璞過鄭問賈曰欲買璞乎鄭賈曰欲之出其璞示之乃鼠也因謝而不取高誘曰理治也鼠未燥腊者號之為璞尚書曰弘璧琬琰在西序孔安國曰皆歷代傳寶

士感知已懷此何極

曹植祭橋玄文曰士死知已懷此無忘

出入禮聞朝

夕舊館

十洲記曰崇禮閣即尚書上省門崇禮東建禮門即尚書下舍門然尚書省二門名禮故曰禮

也瞻棟宇而興慕撫身名而悼恩

孫卿子孔子謂哀公曰吾入廟仰視棟

俛見几筵君以此思哀則哀將焉而不至矣

公自幼及長述作不倦

仲長子昌言曰

子長班固述作之士

固以理窮言行事該軍國豈直彫章縟采而

已哉

說文曰緝也彩色也

若乃統體必善綴賞無地

王彪之賦曰於是乎

統體而

雖楚趙羣才漢魏衆作曾何足云曾何足云

有楚

屈原趙有荀卿漢則司

昉嘗以筆札見知思以薄技效

馬揚雄魏則陳思王蔡

德隱機表諸吳王曰臣本以筆札見知淮南子曰齊是

用綴緝遺文永貽世範

袁宏三國名臣讚序曰風軌德音為世作範

為如干

秩如干卷所撰古今集記今書七志為一家言不列于

集集錄如左

文選卷四十六